

扶桑十旬記

丁未仲春，賚兩江總督端公咨文，東遊日本，學識淺陋，復不能以東語自爲問答，得蠶遺精，此行殊愧，第以目之所見，究勝耳聞，又幸值彼國開博覽會，場頻頻憩遊，察人情，覘物品，流連風景，頗會於心，素行質實，不願剽陳說以自夸，足之所到，筆略記之，雖心得之毫無，却唾餘之恥拾，未敢以質同人也，聊自存其鴻雪之跡而已。

二月二十日，辛巳，晴，乘江新輪船，午前十一時抵滬，寓四馬路畫錦里鼎陞棧，挈一僕隨行。

二十一日，壬午，晴，到黃浦灘正金銀行，換日幣，每百圓合英洋九十九圓。

二十二日，癸未，微雨，大兒子遵路與屠振權銓劉小齋信洵到滬，路兒去歲在

日本宏文學院學習警務畢業，已領證書，現入法政大學速成第五班，屠直隸人，劉浙江人，均赴東遊學，晚雨漸大。

二十三日甲申晴到虹口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買博愛丸船票票標號數登姓名

壁上懸牌列明價目

長崎頭等二十四元二等十五元三等六元 馬關頭等三十二元二等二十元三等八元 神戶頭等四十二元二等二十六元

三等十元 橫濱頭等五十四元二等三十三元三等十二元

購二等艙票赴神戶擬由神戶換坐火車午後九

時登博愛丸船囊篋大件堆積大艙隨身小件携入本艙甫登舟查對姓名

蓋購票時之姓名號碼已入冊矣旋引入所購某某號艙內其辦事之精細

已見一斑余與路兒及屠劉二君同在一艙此艙共六號另二號一係吳篤

之江一係楊亮臣

繼新

均湖南人赴東游學二等艙甚潔淨有地毯有痰盂

有盥具較中國江輪為勝外有浴所廁所亦掃除甚潔美坐三等艙稍嫌雜

沓

二十四日

西歷四月 初六日

乙酉晴黎明開輪午後微有風浪每日三膳皆西餐早晚

有麵包牛乳咖啡茶每數艙有一小使伺應艙門安設電鈴通小使室聞鈴

卽至雖不通東語以鉛筆書示之無不解者東人無論貴賤男女均識字解

漢文、

二十五日丙戌晴暖舟行平穩午後一時經五島南四時將抵長崎有醫士船來驗病立船面俟之凡坐二等者只檢點人數若三等則一一觀氣色矣頭等客並不出艙五時進長崎港屬長崎縣停輪有客棧夥上船接客因夕陽將墜未上岸自滬至長崎計日里四百三十七里

二十六日丁亥晴登舟一望山水雄秀圖畫天然晨七時坐小划登岸每人船資十錢即中國一角到四海樓小飲係中國人開設尙可食價比中國加倍入街市商務尙盛貨物悉標價目購取多數或微有減折然市價大半不貳矣赴勸商場樓上下曲折通行百貨陳列持籌握筆多係婦人教育普及於此可見場分出口入口秩然不紊普通衣服稱和服圓領大袖腰束以帶足著木屐謂之格達下有二齒上以布條爲人字形入於大趾縫中足袋亦有縫有跣足踏格達者行甚疾其聲踏踏然至官長海陸軍士學人警察均仿西

裝、女學生著絳裙、車夫衣服編號、工役人等衣服織某村町字樣、婦人梳高髻、幼女披髮、束綵帛寸許、男子不蓄髮、三十歲以後即留鬚、婦人有染黑齒者、則維新以前之舊俗也、不用他國錢幣、其錢幣、銅則有半錢、合中國五文、一錢、二錢、古有寬永錢今罕用、白銅則有五錢、銀則有十錢、二十錢、五十錢、現無用銀幣一元者、紙幣則有一圓、五圓、十圓、百圓、紙幣係扁方式、刻印精良、有像曰大黑、即財神也、上標明日本銀行字樣、出自政府、無敢偽製、其紙以三極皮爲之、不作他用、紙幣流行甚廣、幣價通國一律、絕無加色貼水等弊、查五十錢二十錢之銀幣、自明治三十九年而後、所鑄較前縮小、民間通用無滯、中國各省銀圓、彼此不能通用、殊不可解、昨停輪時、即將何時開輪、赴何處、牌示艙面、謂之出帆報告、每到一港皆然、四時回船、五時開駛、

二十七日、戊子、陰、將抵馬關、驗病如長崎、晨七時、抵馬關、即赤間關也、海面甚狹、對岸爲門司關、相距僅四五町、門司產煤、貧民用小舟載送、每人得工價

七八十錢、合中國七八角十二時開輪、午後三時雨、雖有風、尙平穩、

二十八日、己丑、雨、晨七時、有醫船來驗病、九時、抵神戶、賞船中小使二圓、神戶屬兵庫縣、自長崎至此、計日里三百六十里、客棧接客者甚多、隨海發盛夥登岸、先過一處、每皮包納二錢、中國一文不驗、又過一處、驗皮包及手提物、如煙酒食物過多、須納稅也、行李箱篋、送至驗貨場、聽其開鎖驗查、無繞越隱匿者、其法令之嚴而一也如此、到海發盛棧、棧主人姓崔、山東人、上樓必脫履、滿地皆布席、吐痰有盂、大小便有定所、所用皆下女、伺應勤謹、掃除潔淨、略領東洋風味矣、棧房飲食、分特等一二三等、特等每人日三圓、一等二圓、二等一圓五角、三等一圓三角、余等按二等算、午後六時三十八分、乘急行車赴東、二等車價七圓二角三分、急行加一圓、

二十九日、庚寅、雨、夜在火車不能睡、沿途停處甚多、有賣果品及茶者、晨九時、抵新橋、乘電車至東京龍濤館客棧、

三十日辛卯晴、移寓麴町區富士見町五丁目二十番地徐仲蕃太史處、

東京分十五區、曰麴町區、神田區、日本橋區、京橋區、芝區、麻布區、赤坂區、四

谷區、牛込區、小石川區、本鄉區、下谷區、淺草區、本所區、深川區、全國分爲

三府、東京 大一廳、北海四十三縣、神奈川 兵庫 長崎 新潟 埼玉 群馬 千

山梨 滋賀 岐阜 長野 宮城 福島 岩手 青森 山形 秋田 福井 石川 富

山 鳥取 島根 岡山 廣島 山口 和歌山 德島 香川 愛媛 高知 福島 大

分 佐賀 熊本 宮其區畫地段、方六尺爲一間、六十間爲一町、三十六町爲

一里、每里約當中國七里、有零、街市分某區、某町、幾丁目、幾番地、鄉里分郡

町村、合數町村爲郡、合數市郡爲縣、或府、市、町、村皆有地方自治之責、現臺

灣入其版圖、分爲二十廳、臺北 基隆 宜蘭 深坑 桃園 新竹 苗栗 臺中 彰化 南投 斗六 嘉義 鹽水港 臺南 蕃薯藜 鳳

山 阿猴 恒春 臺東 澎湖三月初一日、西歷四月壬辰、晴、坐電車到麴町區永田町二丁目二番地清國公

使館、謁楊星垣公使、樞未值、與伊隨員梁建甫、繼泰王叔魯、克敏談片刻、役

江督咨文、東京電車絡繹、自晨至夜半、來往不絕、行人稱便、車有黃色綠色紫色區別、各行地段、沿途設無數紅柱、粉筆標明某處停留場、以便陸續上下、登車買票、無論遠近、每人五錢、合中國五十文若買往復票、只九錢、謂之往復切符、若買二十回票、即二十次只八十五錢、三十回票、只一圓二十五錢、五十回票、只二圓五錢、謂之回數切符、可收存陸續用也、如擬往某處、而本車不能運達、本車另給一單、在擬到之地名上、剪一小洞、可持此換坐他車、不再取錢、惟限以時刻、逾時則無效、如不識路途、詢之路旁警察、無不詳晰指示、仍有電車案內人、在軌道旁指點、東人辦一事、即盡一事之責、大率類此、晚坐電車到上野、度不忍池大橋、岸上電燈朗照、係博覽會場外也、白晝方可購券入遊、不忍池、俗稱小西湖、其曰不忍池者、據聞下令討幕時、德川部下號彰義隊、據上野以抗官兵、大半死於其中、

初二日、癸巳、晴、寓內雇用下女一名、由雇人口入所、給保證書、註明六個月、每

扶桑十旬記

月工價若干、加蓋圖章、并填下女名、令下女印一手紋、雇主及下女、均給予手數料。日本米極佳、醬油鮮美、猪肉不佳、鯉魚、鱒魚、雞、鴨、均可食、但稍貴耳。至蔬菜有青菜、菠菜、茼蒿、蘿蔔、黃瓜、竹筍、蠶豆等件、筍價尙廉、惜不甚鮮。每日清晨有八百屋菜床子、小夥來問、送菜取錢、甚順便。寓內樓上下各二間、月給賃金十三圓、另押租二十五圓。日本房屋、除官署、學校、公所、略仿西式、其餘民居多矮小、四壁均用板、下有地板、去地二尺許、透空氣、上鋪以席、席下襯稻草、厚三四寸、席光潤細密、長六尺、寬三尺、以黑布緣之、時時拂拭、其無席之處、係木板、亦極光滑、常用碱水揩洗、是以入門必脫履也。樓亦不高、無大柱、無磚牆、以方木積砌而成、極平穩、毫不響動、彼國時常地震、建築列爲專科、室有壁櫥、係木框糊以花紙、如屏門然、或四扇、或六扇、八扇、上下坎鑿兩槽、抽送自如、凡寢具衣服物件、悉置其中、故室中無凌雜之物、即大門亦係抽板、緣警察嚴密、縱有小竊、亦甚畏法、各家廁所有定式、分大小

便兩處，亦時常洗拭，否則警察即來詰責。聞有搖鈴疾走者，據云賣特別新聞也，謂之號外。午後二時，往兩國橋購券觀大鯨魚，約長十丈，已死，有腥臭氣，據云日人在海捕獲也。三時，赴淺草公園，遊動物院，購券入，虎、豹、象、獅、熊、猴、犀牛、猩猩及各種鳥獸，不可枚舉。淺草有一高樓，榜曰日露戰爭，購券入，循梯而上，初甚黑暗，至上層，稍明亮，極目四望，係俄海軍敗績情景，波濤如湧，俄艦沈沒，槍林砲雨，烟燄迷天，流血飄屍，慘不忍觀，日人拍此影以紀功，其鼓舞國人，大率類此。

初三日，甲午晴，到神樂坂買物件，警察矗立坂上，行人由左來，由右往，釐然不紊，凡遇會場或鬧市口，均有警察直立中間，分別來往行人，以防擁擠，大街中不喧嚷，不爭鬥，道路鋪碎石子，晴燥則載馬車潑水，居民無傾穢水於途者，無隨意便溺或吐痰者，足見日人法令之嚴。午後，與劉竹君傳筵到上野，遊博覽會，日本自明治十年仿西洋各國之法，開勸業博覽會於上野公

扶桑十旬記

園、鼓舞工商力圖進步、嗣於上野及西京大坂、陸續開會、會中敷地、逐次增廣、開會日期亦逐次加多、此次名東京勸業博覽會、自明治四十年三月二十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分爲三會場、合併一券、標一二三會場等字、可裁開用之、購券十錢、未滿十二歲及軍人學生五錢、日曜日及大祭日十五錢、十二歲以下及軍人學生十錢、午前八時開會、午後四時閉會、今日祇遊第一會場、機械爲多、晤趙藹孫明成、係兵部同司友也、不圖於海外遇之、伊在法政速成第四班、上野有一高樓、榜曰奉天大會戰、購券入、係俄陸軍敗績情景、車馬傾覆、尸骸枕藉、槍礮烈燄、穿樹壞垣、望之可怖、恍如親臨戰場、幾不知置身畫圖中矣、又遊世界周遊館、係電拍各國都城及港口險要也、亦如實臨其地、兒子遵路赴法政大學上課、係速成科第五班法律部、明治三十七年、法政大學總理法學博士梅謙次郎、與伊文部省及我國楊公使商定、於法政大學中、附設法政速成科、分爲法律政治兩部、專教中

國學生、以華語通譯、我國先後入者、已一千餘人、修業年限、計一年半、分爲兩學期、法律部學科、第一學期、法學通論、民法、憲法、法訊論、刑法、國際公法、經濟學原論、第二學期、民法、商法、行政法、國際私法、裁判所構成法、及民事訴訟法、破產法、刑事訴訟法、監獄學、政治部學科、第一學期、法學通論、民法、憲法、法訊論、國際公法、經濟學原論、近世政治史、政治地理、第二學期、民法、比較憲法、行政法、地方制度、刑法、政治學、應用經濟學、財政學、警察學、每人入學金二圓、每月授業料四圓、

初四日、乙未晴、龍紫修大令 嚙樞 來、伊已補江都縣知縣、現在法政學堂、適

市、見各鋪招牌、售書曰書籍廬、浣衣曰洗濯廬、刻字曰割剗鋪、賣牛皮曰革商、錫名均甚典雅、曰銘茶所、曰御茶所、售茶葉者也、曰生蕎麥、售麵者也、曰吳服店、售布者也、曰化粧品、售婦人用物也、曰萬小閒物、售雜貨者也、曰精白米、售米者也、曰牛豚大販賣、售豬牛肉者也、曰傘履物、曰履物組、曰漆器

商曰度量衡、曰冰問屋、曰某某時計店、曰某某商店、約可顧名而知其物、曰旅人宿、曰御下宿、係旅店也、曰雇人口入所、如中國之媒行也、曰某某湯、係浴堂也、曰理髮師、係薙髮鋪也、曰十五錢均一、曰十三錢均一、曰二錢均一、或一件售十五錢、十三錢、二錢也、或數小件合併售此價也、縷記之以覘風俗、邀熊勉齋^{懋儒}及同寓諸公到同興館午餐、係支那料理、尙可食、價比華約加倍、日本吃食店謂之料理、午後遊上野公園、櫻花爲日本特色、現尙盛開、沿途夾道、各公園尤多、鮮豔茂密、花雨繽紛、園中小店、依樹下設榻、售清茗冰水、倦遊小憩、頗愜清興、

初五日、丙申、晴、到麴町區三番町十番地光榮館十三番室、訪趙藹孫、談片刻、雖係小旅館、尙潔而靜、其曰十三番室者、猶云十三號房間也、到九段坂上靖國神社外一看、櫻花盛開、頗堪玩賞、此社舊名招魂社、合祀從前殉難諸臣、明治十二年、改稱靖國神社、每年西歷五月、十一月、均大祭、社前有已

故兵部大輔大村益次郎銅像。日人將歷年戰勝所獲俄軍械及我國軍器、艦陳於社外四週屋內，加以標識，見之淒然。又詣社外遊就館，購券入，共兩重樓，所列鹵獲槍礮軍裝戰品甚夥，繪伊歷次戰勝各圖，并將所獲奉天各官德政扁額懸挂四壁，我等見之慙汗。馬英甫士熙邀聚豐園晚酌，亦支那料理也。同往上野公園，一路市廛簷際，密排電燈，遊人如織，到世界館，觀活動大寫真，并變化各戲。

初六日，丁酉，晴，晨九時，與仲蕃謁楊公使，談片刻，知己爲余照會伊外部矣。

日本郵政甚便，各區有郵政局，各町道口分設無數郵政鐵櫃，謂之郵便受箱，凡寄函者，按分量粘貼印花，每一印花三錢，中國三或購一郵片，費一錢五釐，中國十投櫃內，伊每日開鎖收送數次，如無處投遞，仍按寄信人地名送還，不另取資，極爲便益，惟掛號之件，則須送至局內，雖與東京友人通信，亦可由郵政投遞，以代小使。到神田區買零件，各店無櫃臺，距地二尺許，

平鋪地板，各貨陳列板上，伊等行坐，均在板上，所著木屐，脫在地面，午後大風，晚雷雨。

初七日，戊戌晴。

寓內有自來水管，潔淨而便利，街市亦多設自來水櫃，皆從

淨水場鐵管通來，每晚各戶外燃煤油燈，由住戶出資，晚到須賀町，赴

徐信庵

傳篤

宅內之約，伊全家男女，均入各學校，晚行惟人力車携紙燈，

餘無篝燈者，街道除泥土外，無污穢之物，亦無畜犬臥道中。

初八日，己亥，晴涼。

澣衣，無論大小，每件三錢，

中國三十文

甚潔淨。

午後，小雨。

日本製瓦，較吾華寬大，一邊微捲，而轉凹，其中久雨不漏，到九段坂下國

光館，榜曰遼陽大激戰，係拍日人敗俄景況，橫尸遍野，慘不忍觀。

初九日，庚子，晴，午後，與徐仲蕃遊日比谷公園，地勢寬曠，樹木森森，有噴水機

一座，雕鶴形，水從鶴口噴上，四圍亦有管激水，遊人如織，有携書在茂林下

觀覽者，晚到龍紫修處小飲。

初十日、辛丑晴、午刻、與熊勉齋徐仲蕃到櫻田門外詣外務省、謁岩村先生、成

允未值、與黑河內科男談片刻、日人名詞、有極典雅者、有頗新穎者、略記之、陰謂之曇、雨雪交加謂之霰、山底下謂之麓、瀑布謂之瀧、閣者謂之門番、御者謂之馭者、工人謂之勞動者、更夫謂之不寢番、僕謂之小使、歌妓謂之藝者、匠頭謂之技師、娼婦謂之女郎、保人謂之證人、浣婦謂之洗濯女、寡婦謂之後家、銅鐵匠謂之鍛冶屋、刻字匠謂之印判師、園丁謂之植木屋、廚夫謂之料理人、首飾匠謂之鏤屋、漆匠謂之塗師屋、照像謂之寫真師、薙頭謂之理髮人、鞞匠謂之馬具屋、花兒匠謂之造花師、估衣鋪謂之古著屋、綢緞鋪謂之吳服屋、書鋪謂之本屋、染房謂之紺屋、典當鋪謂之質屋、骨董鋪謂之古道具屋、錢鋪謂之兩替屋、粗物鋪謂之荒物屋、浴堂謂之湯屋、招牌謂之看版、股票謂之株券、中國紙謂之唐紙、回信謂之

扶桑十句配

返事、封筒謂之狀袋、脫筒謂之落丁、禁書謂之絕板書、印色謂之
印肉、印盒謂之肉池、筆筒謂之筆立、筆帽謂之筆鞘、狀紙謂之願
書、官府准據謂之認可狀、護照謂之免狀、稟帖謂之上申、告示謂
之公告、辦公謂之出勤、辦理謂之取扱、替換謂之取替、循次謂之
手續、另外謂之特別、相反謂之反對、襪謂之足袋、雨衣謂之雨合
羽、臥具謂之蒲團、墊子謂之座蒲團、寢衾謂之夜著、被單謂之敷
布、醬謂之味噌、燒酒謂之燒酎、二層樓謂之二階、三層樓謂之三
階、牀謂之寢臺、帳房謂之會計室、妝具箱謂之櫥箱、穿衣鏡謂之
姿見、衣架謂之衣桁、噴壺謂之如露、淘籬謂之笊、面盆謂之金盥、
澡盆謂之行水盥、磨刀石謂之砥石、戒指謂之指輪、手鐲謂之腕
輪、開船謂之出帆、進口謂之入港、藕謂之蓮根、薯謂之長芋、送
物件謂之配達人、送報章謂之新聞配達人、此外名詞甚多、不暇備載、

十一日壬寅晴。閒步時，見人家門首有掛愛國婦人會員小木牌者，詢之友人，據云該國設愛國婦人會，每年開會數次，各校女教習到會，次第演說，研究實業，觀者如堵，以故女學發達，無不識字通文，電報局、火車站、印刷局、織布局等處，多係女子任差，各店之持籌售賣者，亦多係婦人女子。邀勉齋仲蕃等到會芳樓午飯，支那料理也。店東廣東人，午後三時與仲蕃勉齋到外務省，晤岩村黑河兩君談談，岩村允給介紹函，岩村通申語，曾在京師數年，與勉齋仲蕃到芝區遊芝公園，在三緣山上，舊時屬增上寺，明治六年編入公園，岡巒起伏，道路縱橫，有橋有水，臨流觀魚，心神閑曠。

十二日癸卯晴。日本白米，現在每斗合中國二斗約一元八九十錢，炭每俵約三十斤五十錢，中國五百文炊飯煮茗均用之，活魚每尾約二十錢，雞每隻約一圓，鴨每隻約一圓四五錢，菜蔬每一把不過斤餘需三四錢，豬肉無肥者，全係精肉，不甚佳，緣肉皮尤不可食也，豬油亦有氣味，故烹調多用麻油，日人不喜食油。

謂其滯膩傷生、喜食糖、各菜中均用之、是以少年即有落齒者、以金鑲之、
午後、到上野、購券、遊動物園、鳥之屬、有鶴、鸕、鷺、鵝、雁、鴨、灘鷺、孔雀、鸚鵡、鴛鴦、
錦雞、駝鳥、雉、鳶、鴿、白鳩、斑鳩、鳧、鸞、鷺、雉、刁鴨、鸚哥、知更雀、白頭翁、吐綬雞、珠
雞之類、或鑿以水池、或構爲巢屋、或裝入籠內、獸之屬、有虎、象、豺、狐、駱駝、猴、
騾、獾、山羊、羚羊、家貓、熊、熊、獐、麝、山貓、豬、北極熊、純白兔、鼠、駝羊、犛牛之類、又
有麒麟二、係長頸、瘦長腿、身有斑點、栗色、又有名四不像者、面似驢、牛身而
羊尾、其耳如馬、奇獸也、又有魚池、有鯽魚、鯉魚、金魚、最奇者鯢魚、四尾魚身、
遠望之如大黑石一塊、鳥有名參羽者、標名濠洲產、有名狗鷺者、標明朝鮮
產、此外動物尙夥、多不知名、園內有賣冰水、瀘水者、小憩片時、至四時、聞園
門擊柝聲、卽不許遊人入矣、

十三日、甲辰、晴、日本閱報處甚多、聽人入內縱覽、各公園聽人遊覽、無拆
取一花一木者、池沼多養魚、養龜、遊人投餅玩戲、絕無私取一魚歸者、警視

廳立一牌於池中，有禁捕魚鳥字樣，國人遵守，莫有犯者。午後，到上野，購券遊博物館，門內有噴水機一座，有樓一重，規模宏闊，樓上下陳列各品，共分五部，曰天產部，凡動物植物模形，及礦產，均屬焉。乾腊植物，不可枚舉，動物亦各種俱備，內有虎象熊蛇等之極大者，皮毛經藥水製過，久而不變，有長尾雞，尾長一丈有奇，可謂見所未見。鑛產羅列數千種，金銀銅鉛水晶瑪瑙之質，雜然陳列。曰歷史部，金石、圖畫、書籍、泉幣、度量衡、禮器、樂器、軍器、衣服、舟車、文具、玩具、用具，以及上古遺物，奈良時代遺物，琉球蝦夷臺灣風俗，外國風俗各類均屬焉。其書籍字畫中，有殘本宋刻廣韻，及王澐所臨歐字真蹟，上古物有石槨及殘缺土偶等，又磁製中國婦人弓足，并未纏布，又有小泥人，手持鴉片烟槍，對妻作懼內狀，又有一室，專藏中國古硯玉器玩好，係庚子年掠自都中者，觀物傷懷，殊難自遣。曰美術部，繪畫雕漆之類均屬焉。曰美術工藝部，印畫及玉石木革紙竹諸製造品，以及燒製織製之類均

屬焉曰御物部、御用冠帶、整扇之類均屬焉、流覽一周、目迷五色、

十四日、乙巳、晴、到田中銀行、伊等辦事、甚有條理、存款時、將圖章交伊、印入印鑑簿內、給一存款手摺、支款時、用伊處空白紙、填數目、寫姓名、蓋用原圖章、隨摺投伊櫃臺、伊櫃分預金收納支拂、受付四處、受付處、係借錢還錢之所也、若付存款、由預金處收下、驗明圖章、給予有號銅牌候領、俄頃、裏面將款查齊、由支拂處換領、交摺收牌、毫不紊亂、按存款日期給利、每一圓日可得一錢三釐、旅人便之、每日辦事、自午前八時、至午後四時、日曜日不辦事、午後、到上野遊博覽會第一會場、係製造各器械、如度量衡、及醫家用具、各種樂器、各種繪畫、童子玩具、更難僕數、

十五日、丙午、晴、晨九時、與仲蕃往外務省、見岩村君、岩村交下介紹函十六封、

帝國大學 宏文學院 振武學校 東京美術學校 東京音樂學校 東京盲啞學校 東京府師範學校 第一中學校 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常盤小學校 警視廳 日本銀行 東京府廳 地方裁判所 司法省監獄局 信均封口、一面寫某某學校等字、旁畫一押、一面下邊印

外務省政務局六字，旁有外務省用四字，據岩村云，查看監獄，由司法省商定日期，故函致司法省也。至內函之信，係東文，首一行編第某某號，次數行，大致謂清國兩江總督派來之員，由清國公使知照，今參觀某處，須招待等語。下寫明治四十年某月日，又印外務省政務局，卽用此六字紅木戳，後面又開某某學校，又開某官某人，隨員某人，晚雨。

十六日丁未晴，日本依山建國，地勢或高或下，雨後沖洗益潔，各戶溝路亦極通利，流去穢濁，有益衛生。午後到淺草一遊，淺草繁華地也，技藝雜陳，遊人如海，往看戲，多不可解，惟衆兒童踏皮毯而行，尙稱穩捷。又看活動大寫真，又看木馬，係一大磨盤，用鐵索帶轉，如走馬燈然，安設無數鐵馬，欲上盤乘馬者，略加數錢。

十七日戊申晴，晨八時，與熊勉齋徐仲蕃到日比谷町東京府第一中學校，先到事務室，投外部介紹信，并給以名片，有人引至應接室，略坐，有桂木房吉

者、該校評議員充庶務係、引觀各處、到各講堂、或已下堂、或未下堂、有教英語者、據云、本校外國語言文字、惟有英獨二國、到博物室、理化室、又理化實驗室、到博物講堂、生徒坐位、後高於前、分十數層、俾後面生徒、得目覩教員指授、此法甚善、又到體操場、諸生方在場遊戲、忽聞吹號、肅然成行、步武齊整、額設八百名、分五學年、共二十一級、一學年、二學年、均五級、三學年、四學年、均四級、五學年、三級、分爲甲乙丙丁戊等組、每組現三四十人、每組有組長三人、其學科目、係修身、國語、及漢文、外國語、歷史、地理、數學、博物、物理、及化學、法制及經濟、圖畫、唱歌、體操、又至校長室、校長勝浦軻雄、謂東人甚尊重孔教、伊等、求通漢文、甚覺費力、同時來參觀者、有王次歐大令 祖詢 係浙江秀水人、新選湖北通城縣知縣、又到司法省、詣受付室、投外部函、并給以名片、有人引至接待室、旋引至監獄局、案卷羅列、人各一几、几上有小櫥、裝案卷、繙閱者、書寫者、各治其事、井井有條、內爲官員判事之所、毋許輕入、

頃之、交一券、厚洋紙印成、長三寸許、寬二寸許、首寫第幾號、又一行寫一證字、又寫余及隨員繙譯姓名、據云、券外人不得闌入、又一行、係許觀巢、鴨監獄等字、又填明治某年月日、又末行印司法省三字、又蓋用司法省監獄局六字紅戳、反面印參觀規條一二則、

十八日、己酉、晴、晨八時、與仲蕃勉齋到小石川區指谷町盲啞學校、在受付室投外部信、至應接室小坐、該校訓導有川直志云、全國共三十六校、此其一也、壁上懸圖甚多、有一扁、題曰、國無棄才、清國吳汝綸題、几上羅列各書、均無字、似緘孔、凸形、有川君喚一女盲生出、隨繙一頁令讀、盲生右手二指摸凸處、由左向右、朗誦如流、可愛可憫、惟係東語、余不能解、又至一教室、盲師坐論、諸盲生約二十人坐聽、又至按摩室、盲生在一生肩上按摩、又至啞生圖畫教室、教員亦啞者、諸生繪畫、有精良者、又至啞生教室、漆板粉字、解者舉手、又至琴教室、女盲師戴墨晶眼鏡教琴、又至琴練習室、又至木工教室、

啞生習雕刻、室外懸所雕山水花卉圖甚精、又至一大講堂、據云、盲啞同堂、分左右、啞者不聞、盲者不見、指授口授、兩不妨也、又至裁縫教室、啞生製衣服、彼此索物、以手作勢、又至體操場、啞生彼此擲毬、盲生另一處排列、聽教員口號、携手魚貫行、頓足作聲、教員牽一生手、引登高墩、衆生相隨、曲折上下、并不傾跌、可謂操演純熟、又一室、製盲生讀本、用白洋鐵片兩層、置機器上、接一二三四五六點、製爲字母、手捺足踏、鐵片成凸點無數、用厚洋紙夾兩片中、置別一機軸間、旋轉一過、紙上印有凸文、連印數紙甚速、有川君特演製一片、令繙出、係明治四十年四月三十日、光緒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記名軍機章京陸軍部郎中楊芾、從員徐潞、及熊懋儒、從東京盲啞學校參觀等字、亦奇速矣、盲啞均分尋常技藝兩科、均五年級、盲尋常學科、國語、算術、講授、體操、技藝、學科、音樂、針治、按摩、啞尋常學科、讀方、習字、作文、算術、筆談、體操、技藝、學科、圖畫、雕刻、指物、筆筒箱盆、裁縫。現在盲生一百二十名、啞生

二百三十名，有川君囑顯簿上，仲蕃擬明目達聰四字，題者係振聵發聵功侔造化等字，樓上有啞生所繪盲人入校數年，各習一藝以餬口，可謂仁政矣，激仲蕃劬十九日、西歷五月一日庚戌，晨八時，乘人力車到巢鴨監獄，獄四大字，鐵柵欄爲門，守者驗明司法省券，乃得入，進造陳列所，係犯人工場所製物也，至受付室，投券并出，看守部長高橋國義，引入辦事室，一木架，排列無數，收所發之信，凡來往信，先由辦事人閱看，然後交發，其犯，典守者盡知，不露姓名，養其廉恥，又懸一牌，記在監，中歷三月十九日在監共二千一百四十四人，又引至工場一看，南北四部，對面四間，第一工場，紡織工，裁縫工，鐵工之履襪工之類，第三場，草帽工，亦有紡線製襪等工，第四

工、第五場製洋傘工、亦有造鐵貨製草帽者、第六場績麻、結繩、舂米、磨麥、及竹工之類、每部有軍裝佩刀者、直立監察、門首均大書數字、如業精於勤、有志者事竟成、德不孤必有鄰等字、各部設高案、有人持簿記工作勤惰、犯人皆赭衣、分列跪坐、各勤其業、恪循規矩、不少喧嘩、場外及各處、均有小鐵道、凡運物件、裝煤裝飯等事、用有輪小車推行、既省力、又迅捷、至獄所一看、據云、此係南監、分爲五處、每處一直巷、對面共三十房、房門如瓦式、有小圓隙、便監察、進房一看、每房容十人、被褥枕皆赭色、有盥具、自來水管、小便處、大便處、地板去地尺許、可由牆外掃除、架上有書數本、有規則一本、房內無人、均赴工場、五處之首、爲圓隙地、分爲五巷、如梅花式、標明第六監、七八九十等監字樣、據云、北監一二三四五、亦似此也、又至電氣室、又至蒸氣室、係炊飯之所、穴地燒煤、鐵管斜通板上、板有圓孔、與鐵管平、每孔上置大木飯桶、桶下亦有圓孔、桶內無數銅罐、罐底刻一二三四五六等字、犯人有勤惰、故

飯有增減，其飯以米四成麥六成爲之，每人一罐，火氣四繞，罐飯均熟，又有桶蒸菜，彷彿係大笋片，飯紫色，雖粗，甚潔淨，又至浴室，凡二處，每處可容二十人，輪流洗浴，又至樓上大講堂，供佛像，每禮拜，本願寺僧來說經，令知懺悔，又一室，列衣服及食器，有病因所用者，有雨時所用者，舊食器係木製，現改良用磁器，又引至閤室外，據云，犯人再有罪，卽入此，現在內有一人，聞北監亦有一人，又至病監，犯人皆白衣白被，每室四人，亦潔淨，有醫室、調劑室、藥物室，樓板下對獄所，有方洞，嵌玻璃，便於稽查，又由樓板通電燈於各獄所，凡炊爨灌溉各役，皆楮衣爲之，流覽一周，幾疑爲一公所，或一工場，并不不知爲牢獄矣。

二十日，辛亥，微雨，與徐仲蕃、馬英甫到日本橋區本石町一丁目常磐小學校，至接待室，留姓名於參觀簿，訓導小向勇藏，將各生成績本交覽，有繪畫甚精者，有作文數句甚順者，內有一女生數句云：勿謂今日不學，尙有來日，勿

扶桑十旬記

謂今年不學，尚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其書法亦圓穩，至體操場，甚寬大，地平如鏡，男女生均不過十一二歲，教員按風琴，一人在旁唱說，製爲鴉飛唱歌，唱鴉飛則衆生兩手如張翼，唱東飛則東指，西則西指，或昂首，或拍掌，形聲畫一，不少參差，稍停，任其遊縱，忽吹號，則紛然成列，又觀稍長之女生體操，尤爲嫺熟，或俯或仰，或伸左手，或右手，或隨手落膝，或伸左右足，或舉步頓足，衆履同聲，又在場繞爲大圈，步伐齊整，該校附有幼稚園，其幼童亦在場遊覽，場有木盤，中貫以木柱，距地數寸，幼童或坐木盤上，或立地推盤而轉，有保姆領帶，導以遊戲，啟其知識，誠良法也，至樓上各教室，有傳風琴者，有教裁縫者，有授讀者，分尋常高等二科，各四學年，幼稚園亦在樓上，謂之開誘室，兩童共一小几，以五色紙及麥荻爲玩具，安坐低言，天真爛漫，殊堪憐愛，小學校科目，尋常科係修身、國語、算術、體操、圖畫、唱歌、裁縫，女每週裁縫課二小時，男無裁縫，每週國語算術二小時，高等，加地歷、理科、商業、英語、教授

時數按學年遞加，自每週二十一小時至三十小時不等，仍以國語爲重，約每週或十小時，或十數時，緣文字不通，各科均無從致力也。晚到靖國神社看燈，明日天皇親祭，近數日該處各貨紛列，遊人如海。

二十一日壬子晴，晨九時到靖國神社，明治天皇來祭社，乘馬車，軍裝，前後從騎十餘，觀者脫帽呼萬歲，皇后亦到。

二十二日癸丑晴，到三崎町上洲屋運送店，仲蕃將返國，託運箱件至江甯，每重一噸，連保險約費七八元，日本運送店極多，如隨身物件過衆，沿途無人照應，交伊運送，絕無損失。

二十三日甲寅晴，午後二時，徐仲蕃到法政大學行第四班速成科畢業式，隨往觀之，蓋本有參觀席也，校長梅謙次郎登臺，給前十一名證書，均有獎賞書籍，至十二名以後證書，交一生領下分給，梅校長先演說，次楊公使演說，講師演說，亦有來賓演說者，公使係華語，餘均有通譯，每演說畢，諸生皆鼓

掌致敬。到帝國湯洗澡人三錢，如擦背加一錢，水桶長六七尺，水微熱深可齊乳，立洗片刻，即坐地板上擦洗，另有小池水可澆淨，不得在大桶內洗擦，致令垢汚，地板光滑潔淨，中有水道，女浴室即在隔壁，却望不見，惟大門內即係櫃臺，在男女浴室分中處，一女主人端坐向內，未免嫌疑弗避耳。

二十四日乙卯晴，晨八時到牛込區，坐甲武線電車，此車按路給錢，不似他電車之無論遠近均五錢也。到本鄉區湯島町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投外部函至應接室，有富岡龜門者，係庶務掛主任，略與談論，該校附有高等女學校，又附小學校，又附幼稚園，先送至幼稚園接待室，有中村五六者，係幼稚園主事，引觀各教室，滿三歲以上至四歲，四至五歲，五至六歲，各分教室，保姆在極矮大方桌前，羣兒環坐，教以積木，或疊爲山形，橋形，房屋形，至標本室，羅列小兒玩具，至遊嬉室，係極大空屋，陳列小戰鼓，小人馬等件，蓋啓其知覺也，又至幼稚園分室，女師畫鯉魚於漆板，笑示羣兒，又見諸保姆帶領在

樹陰下遊玩、隨手指示、蓋保育之課目、不過遊嬉、唱歌、談話、手技而已、幼兒定員百二十名、分室之幼兒六十名、又引至小學校、在樓上、各生成績表、有圖畫、有習字本、均不甚劣、分尋常高等二科、均四學年、至高等二年教室、女師講建武中興之業、據云、論醍醐天皇也、諸生解者舉手、至高等一年教室、女師講東京市地理、指圖詳說、至尋常四年教室、女師講國文、令某生讀、則某生出席、又至樓下尋常一年教室、係幼稚園初撥入者、尙不能誦讀、教以物件、謂之實物教授、見女師持一球、指示演說、至尋常二年教室、係男師教以淺算、在漆板上畫碼相示、又至二部教授教室、見諸生各持一尋常小學讀本、至裁縫唱歌教室、生徒已散、一教室、女師教算、懸一物、謂之計數器、木爲四框、橫鐵絲十二條、每條列大算珠十二個、一一撥示、因生年尙幼、但令記數而已、此外各教室、有習字者、有習國文者、至內體操場、諸生牽手環行、得得作聲、至手工室、凡各種模型、小屋小船、及剪刀錐鋸之屬、無一不備、據

云、小學教習二十三人、生徒六百餘名、均計畢業之時、不過十四齡耳、程度均畧有可觀、又藤五代策者、引觀高等學校、至音樂教室、女師奏風琴、諸生和而歌、音節鏗然、過專攻科室、至英語教室、裁縫教室、又至圖畫教室、諸生所繪花卉人物、甚屬鮮明、又一教室、男師教地理、懸日本地圖、及各種地圖於壁上、師持竿逐細指說、各生執一紙本、將師說錄入本內、時用硃筆、時用藍筆、五色斑斕、可愛之至、仍各披地理書、及小地圖參攷、耳聽手揮、精心研究、蓋高等之程度、更有進矣、又一人引看高等師範學校、至地理標本室、羅列各地圖、并地圖模型、至歷史標本室、圖籍甚多、至文科教室、男師教中文、諸生持白香山詩一冊、至裁縫教室、女師指示製衣之法、刀尺布線均備、至圖畫教室、又至博物標本室、皆各模型也、至化學室、物理室、藥水瓶無數、過圖書閱覽室、衆女子在內、或看書、或閱報、又至體操場、男師教授、携手圍繞、左轉右旋、無不如志、又一室、甚寬大、每大方桌、對面坐四人、丹鉛俱備、據云、

師範畢業生在此圖畫也、該校敷地甚廣、合數校於一處、各盡其職、肅然無譁、流覽一週、嘆服無已、

二十五日、丙辰、雨、

路兒

延日人教東語、每日二小時、月奉二圓、日人謂中國語

甚難學、近日頗有延華人教華語者、

二十六日、丁巳、晴、晨八時、到赤坂區青山北町五丁目東京府師範學校、投外部函、至應接室小憩、有人引至語學參攷室、各架陳列中國書籍、如史記評林、管子、李杜詩集、康熙字典、詩韻諸書、難以縷述、又有各國書籍、日本書籍、至數學參攷室、係算盤尺秤等件、至地理歷史參攷室、懸挂各種地圖、并日本各名臣小像、又各國物件內、有明孝陵之琉璃瓦、至歷史地理教室、教員娓娓陳說、至內操場、現無功課、一室排列洋槍戰服、備兵式體操用也、至外操場、正演豫科步法、寄宿舍全在樓上、據云、無走讀者、過金工室、木工室、至手工教室、一師繪圖指授、各生削木爲小木座、必中繩尺、不差累黍、至博物

標本室、有門通博物教室、其時無功課、見諸生坐位、後高於前、均得見師指授、且標本可就近參攷、至物理化學教室、教員持寒煖計指授、有門通理化器械室、各藥水瓶甚多、旁有小使室、蓋下人聽用處也、師範分本科、豫科、先入豫科、二年畢業、升本科、四年畢業、充小學教員十年、謂之義務教育、本科現有三百二十人、豫科八十人、另有一師範講習所、爲貧士設、定額五十人、一年修業、即可充小學校員、因忽促未往觀、內附屬小學校、至樓上唱歌教室、皆男生、據云、小學校分男女爲二、各分尋常高等二科、尋常不取學費、高等月五十錢、各計尋常高等男女現七百餘人、樓上下均有教室、周覽一遍、至一教室、女生懸腕臨大字、甚圓穩、至裁縫教室、又至操場、教員吹一聲、諸男生成列而走、得得作聲、忽一吹、均立定、又一吹、均加帽於首、有白者、有紅者、紅白分兩行、忽吹一聲、諸生譁然奪帽、白奪紅、紅奪白、約數分鐘、又一聲、紅白各成行對立、以失帽多者爲負、勝者鼓掌、如是者數次、儼然以兵法部

署之矣。陸亮臣太史，光熙來，甲辰庶常，直隸人，在振武學校。

二十七日，戊午晴，到上野，遊博覽會第三會場。此場較小，祇體育會一種，有木柵欄圍成一大空場，羅列各樣機器，聽遊人運動，有運腕者，有運足者，有運動全體者，有鞦韆繩索，有軟梯，有將皮球遙擲於高懸之線袋者，有小木船可乘坐自行者，有皮鞋下安道圓木可急行者，式樣繁多，不能備舉。後面一大水池，有人赤身下水游泳，皆所以衛身體練技藝也。劉潤琴殿撰 春霖
來，直隸人，余癸卯會闈所薦士也，在法政大學速成第五班政治部，住法政寄宿舍，月費十三圓有奇。

二十八日，己未，雨，晨八時，到日本橋區本兩替町日本銀行，投外部函，至樓上應接室，與松木治國畧談，據云，總裁等赴橫濱有事，匙鑰携去，今日只能畧看，先過一所，有一機器，係將應毀之票鑿孔者也，又一室，甚寬大，係廢票對號處，女工百餘人，列坐，各持一底簿，并廢票無數，對號加戳，甚敏捷，又引入

昇降機，搖動關，下，去兩層，落平，至一處，係庫門也，上寫北口二字，啟鑰入，四壁粉而加蓋，中懸電燈八九盞，地窖不見天日，晝亦須燈，有鐵軌，運金銀較省力，有甲字金庫，又乙丙丁戊己庚壬等金庫，據云，共十庫，尙未見辛亥二庫，庫內不容人到，甲字庫較大，略看一過，出庫門，不必上昇降機，循樓梯上去，有一壁洞，安設小水龍，防火災，臨街有國債局，出納局，存款取款者不絕，是日遊覽未遍，與中里武之進商訂重來。午後，雨漸大，湯濟武比部化龍來，湖北人，亦余癸卯會闈所薦士也，在法政速成四班，已畢業考列優等。

二十九日，庚申，晴，迨希孟龍山來，高郵人，在東洋大學略通東語，晨九時，與希孟仲蕃到富士見小學校，即在寫士見町諸生體操，分男女，或擲球，或携手對跳，旋轉如意，樓四面上下，均有教室，有習字者，有習裁縫者，內附屬幼稚園，自滿三歲起，至六歲止，各分教室，教以諸玩具，有保姆領帶，又一空室，設大圓

飛來椅，羣兒環坐嬉戲，渾然天真。邱蜀門景夔來，揚州人，在法政速成四班畢業，將歸國矣。晚爲仲蕃蜀門餞行，邀同興館小酌。仲蕃證明書已領下，計功課平均七十三點，據云，共十門，以平均六十點爲及格，聞第一名平均八十二點，記以備攷。

四月初一日，西歷五月十二日辛酉，微雨，午後霽，往遊觀戰鐵道，買券入，彷彿坐火車上

車輪歷碌，一面有玻璃窗，見日俄在奉天接仗情形，日兵奮勇狀，俄兵敗績狀，陰雲慘淡，槍礮有光，東竄西奔，死亡枕藉，忽過高山，忽到曠野，漸漸似天暝，各營燈火明滅，俄傾天明，戰鬪未已，實則係畫動，非車行也。至東明館勸工場，隨地曲折，列貨尙多。

初二日，壬戌，晴，晨八時，重到日本銀行，有人引過株式局，計算局，檢查局，秘書室，均係辦公之所，又至總裁室，甚軒敞，據云，總裁一人，副總裁一人，均任期五年，又至議事處，據云，每年二月八月第三個土曜日，株主畢會於此，旁有

一臺、總裁等正坐，各株主在臺下列坐，至標本室，將櫃內標本匣陳列几上，計十六匣，每匣抽屜五個，每抽屜或三五十種，或大件數種，有日本歷代金磅、長圓式、大四五寸，隨時式樣更變，有歷來銀幣銅幣，又各國金銀銅幣，又中國大元寶，并各省銀錠，又中國歷朝古錢，又清朝制錢，有紙幣標本一冊，粘貼日本從前紙幣，及在臺灣軍用紙幣，各種匯票，又中國各銀票，又英國銀票，又至燬票處，一石座如塔，下有火門，上有圓洞，搭一棚，緣梯而上，將廢票從洞擲內焚燒，有人監察，可以杜弊，該行辦事精密，甚有條理，資本一千萬圓，分五萬株，每株二百圓。十時，到東京府廳，投外部函，至應接室略坐，有關誠者，接談片刻，因事不能引看。至東京市役所，投外部函，該所即在東京府內，分九課，曰內記課、土木課、水道課、會計課、庶務課、勸業課、衛生課、教育課、調度課，凡市間製一物，皆送驗，是否於衛生教育有關，必候該所核准，至勸業課，市造之度量衡，送該所核驗，合式，印一定字，不合，則印一改字。

至土木課，凡有建築，先行繪圖，學校及公所，均有圖，甚精緻，詢以水道事，桑島謙三爲作介紹函，令到淀橋淨水場投之。仲蕃邀會芳樓晚酌，英甫邀新聲館，看活動大寫真。

初三日，癸亥，午後，大雷雨，有雹，大如豆。五時，日出，東京天氣，時雨時晴。

初四日，甲子，晴，徐仲蕃是日動身，在三崎町上洲屋買春日丸船票，係特別三等艙，計十八元，比三等祇加半價，不似三等之嘈雜，聞特別艙，只數艙有之。午後三時，送仲蕃出東京，坐電車至新橋，換坐三等火車，赴橫濱，每人三角一分，由新橋起，中歷品川、大森、川崎、鶴見、神奈川，五處，均稍停，約五十分鐘，已抵橫濱，屬神奈川縣，到街市一走，有中國街，係華商，邀仲蕃等到聘珍樓一饒，店東廣東人，春日丸明晨開輪，余回東京。

初五日，乙丑，晴。成城學校開運動會，晨九時，取特別入場券，往觀之，有來賓布棚，可坐觀，日人與日人競爭，華人與華人競爭，有徒步競爭者，有二人三

脚競爭者、兩人左右腿細縛同行、與另一人競速、有鱗握競爭者、疾走之時、隨手拾取一物、有數學競爭者、出一算題、以到時算出爲勝、有障害物競爭者、四面設毛毯、或網繩、疾走時、匍伏穿而過、有長下駄競爭者、著木片鞋、其前比足長數寸、傾跌者甚多、有戴囊競爭者、首戴一布袋、以走而不落者爲強、有人馬競爭者、非真馬也、係左右兩人、擡中一人之左右腿、中一人兩手、搭前一人肩上、四人共走、與彼四人爭先、有蛙飛競爭者、一人俯伏、一人躍而過、行數十步、彼伏此又躍、係兩人與兩人爭先、以上各競爭、凡到在前三名者、各奪一旗、領獎賞、余觀至午刻先歸、

初六日、丙寅晴、晨十時、到新宿淀橋淨水場、投市役所介紹函、場極寬曠、其水由豐多摩郡和田掘內村開通引入、計二千三百間、六尺爲一間、凡沈澄池三、濾水池十八、淨水池一、沈澄池地勢較高、分爲三格、引遠水入三池中、三池下口、標曰沈澄池出口、由高注下、開長渠一條、渠旁有砂洗場、安設機器木桶

引水傾砂，入桶濾洗，水由地溝流出，障砂洩水，迂回入濾池中，下鋪石沙，愈濾愈清，可照鬚髮。池外均有水渠，覆以石板，但聞水聲潺潺，有一小屋，標曰淨水池入口，從窗隙窺之，平鋪地板，水流其下，從此入機器室矣。其機關室，有唧筒機械四臺，東京高處食水，由地下鐵管通去，其機器壓力，可由地盤上噴高八十尺至百尺也。至低處食水，據云，本鄉元町及芝榮町，各分設淨水池，亦由淀橋注入，東京百五十萬人，咸取給焉。該場取源固遠，而給水鐵管，通入市塵，又長至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五十間，創議之初，頗費經營，耗八九百萬圓，至大功告成，每年官收水費，甚屬不貲，而民間利益無窮，於衛生極有效也。自憾言語不通，不能曲折詢問，約畧流覽，不覺已至午後，坐新宿電車歸。此車專行甲武鐵道與東京市各電車不同，每人由新宿至牛込不過五錢，約不下中里十餘里。謁楊公使，談良久，公使任戶部主政時，即隨何公使如璋充參贊官，現又出使多年，談日本情形甚悉。據云，日本從前政令，亦不如此整齊也。晚雨。

初七日、丁卯、晴、午後、到淺草公園一遊、林下風來、池邊魚躍、從容覽眺、襟懷豁
然、到花屋敷、即動物院購券入、此地前曾遊過、動物繁多、難指其名、姑畧記之、狒
狒、面似猿而毛較長、有孔雀、有冠鳩、毛色藍、有蝙蝠、毛極黑、有印度牛、毛似
驢而脊肉高聳、有印度熊、黑小無尾、有黑豹、似狗、面稍小、足稍短、有四目鹿、
諦視之、却不見四目也、有七面鳥、毛羽斑然、微似雞而大數倍、嘴上有紅肉
下垂、此外各鳥甚多、難於備述、有一鳥、毛羽極紅、兩旁有綠色、長尾、鐵嘴、甚
可愛、有朱雞、鳥、毛色似雞、而尾長如鵠、附近有水族館、亦購券入、門內黑
暗、爲玻璃屋數排、內有水、有山石、均插瀛管換氣、俾水族可暢生機、魚類最
繁、五色斑斕、鉅細畢備、一室、水深數尺、有海驢、其遊行似大魚、又一室、有臘
蛄、亦似大魚、忽躍坐石上、其鱗可以代足、真奇異也、一綠螭龜、長二三尺、
藍白花紋、真見所未見矣、

初八日、戊辰、晴、午後、到上野、重遊動物園、再補記之、珠雞、小首細冠、毛羽豐厚、

黑點密密如珠，桑扈，小如鳩而尾稍短，米色，頸有綠毛一道，鸚鵡，潔白可愛，殆所謂雪衣娘者耶，蝮蛇，長不過五六寸，又有鷓鴣，微似鶴而頸足均短，惜見聞寡陋，不能多識其名。

初九日，己巳晴，到麴町區，過八重洲橋，詣警視廳，投外部函，至應接室，有人引至一處，所懸攝影，不下數百件，或圖各處警察署，或繪歷任警察官，有消防圖，描繪救火之狀，有犯人被縛圖，據云，此未改良時之辦法，今不若此矣，玻璃匣內，列小兒玩具百餘種，如泥人泥馬，或泥物鉛物之類，一一標明泥鉛有害無害，又列五色頭繩，亦揭明顏料之有毒無毒，據云，今市上所售各物，絕無毒人者矣，又一匣，列犯人刀劍之屬，卽兇器也，又有尺許長泥人數個，縛之以繩，據云，犯何罪，當如何縛，有牌標明羽交繩浪人繩等字，亦舊式也，又羅列現今不用之器具，以明其一切改良，並有廢紙幣數張，又一室，藥水瓶紛列，有置火上者，驗各市食物之性質，恐其不能衛生，又引看救火機器，

三十 均四 十、函、內、者、消 警 形 能 丈、如
十 四 人、檢 之 均 防 察 式 自 一 四

畧具矣。引至女高等二年教室，女師出席，女生亦出席，均俯首答之如禮。又至尋常男一年及二年、四年教室，有讀書者，有授歷史者，又至體操場，女高等一年二年生遊戲體操，一男師按風琴，二百餘生，或在中央，或在四角，或分或合，或左或右，或兩人對握躍而轉，或五六人牽手環而奔，或參錯而行，或排列而進，東南操何式，西北亦同，不謀而合，皆依風琴節奏也。至唱歌室，女師譜風琴，諸男生皆歌，女師又口授歌曲，婉轉抑揚，其音嬌脆，至教材室，標本圖書，尙不甚備，聞校外有幼稚園，校長不暇引看。至有馬小學校，距東華不甚遠，投公使函，至教員室，與川崎彌惣治接談，該校亦分尋常高等二科，至尋常女二年教室，男師授尋常小學讀本，又至高等男一年教室，及高等女一年並二年教室，或女師教理科，或男師教英文，已屆正午，教員紛紛下課，均在教員室休憩，男師在一起，女師在一起，或繙書，或令人購飲食，或自携辨當，辨當者，小洋鐵盒，冷飯冷菜均有，日本學堂，無不似此，不比中

國之學堂，備師生之食宿，耗費鉅，且滋口舌也。午後一時，到牛込區，坐甲武線電車至新宿，復換火車，赴北豐島郡王子村，即八王子也。中間仍由赤羽換車，方達王子，計由新宿至王子，幾合中里三十里，幸下車不遠，即到印刷局之抄紙部，投公使函，至應接室，村松文次郎云：此政府設也。先引觀蒸爐七座，又引至草屋，麥稻草皆可做紙，布棉尤佳，樹皮亦好。又引登樓，樓板一洞，如風斗式，將草裝入，即通樓板下大圓鍋，加藥水蒸爛，下樓視之，見鍋形如大圓球，徐徐旋轉，有鐵管通牆外地溝，流出渣滓，黑色，即草與藥化成者也。復流入牆內方池，用自來水管沖洗，黑渣漸白，裝入木桶，運至樓上，用機器鼓動長袋，分布各桶，桶甚大，樓前後板畧分高低，高處紙漿六桶，有機器圓滾在桶內旋轉，有活水漂激，漸漸融化變色，即將孔放開，流入低處之六桶，亦有機鼓盪，有活水漂洗，高處紙漿尚黃而粗，至低處之桶，已白且細矣。又由長布袋穿壁而過，循至一室，見紙漿從高處木匣流出，潔淨無比，下

設機器數架，長十餘丈，中有無限圓軸，似以氈絨包裹者，機面平鋪以布，紙漿流入布上，有圓軸一路轉壓，只見布下水點直流，漸遠漸乾，蓋地下有火氣也。機器徐徐牽掣，行至前面，見紙捲於機上之軸，儼如一捲白布，至紙之或薄或厚，或粗或細，視原質爲準，又引至分紙與截紙室，分紙皆女工，約七八百人，查點張數，分粗細，堆積無算，以便出售，其截紙，將長刀置機器上，一截而齊，至日本紙幣之紙，係三楮皮爲之，民間不准製也，聞歲費三十餘萬圓，獲利甚厚，六時看畢，候火車，至七時始開，約十五分鐘，已至上野停車場矣，似比新宿爲近，旋乘電車返寓。

初十日，庚午，晴，晨八時，到本鄉區元富士町帝國大學，此爲東京各大學之冠，敷地甚廣，課目亦繁，學生數千，皆在他學堂卒業，而程度又極高者，分爲工科大學、理科大學、法科大學、醫科大學、文科大學、農科大學，六門，每一科較他學堂仍逾數倍，農科另設他處，緣敷地過廣也，忽促參觀，甚非易易，然左

宜右有隨處考究，皆可裨益見聞。先到大學本部受付室，投外部函，至應接室。該校各科相離，如隔街市，先引看工科。凡各教室及製圖室，均不暇看，亦不必看。緣該校生徒程度已高，自在室內研究，無待教員一一指授。故觀大學與觀他處學堂不同，不必觀教室，但觀陳列室而已。至機械列品室，凡蒸氣激水器，以及輪船一切各機器模型，或係全體，或係拆散，不下數千種。至建築列品室，凡建築房屋諸式，皆有模型，標本不下數千種。其大寺院，均繪圖懸之，建屋式樣，多用斜十字木條支撐，據云，防地震也。至造船科學列品室，凡輪船、划船，俱有模型，或係船首，或係船尾，或船中機器，及桅、槳、繩、風筒、軟梯之類，剖別分列，供學生考察。至造兵科學列品室，列各種槍礮，及炮彈、槍子，有係原物者，有縮為模型者，演放應用各件，無一不備。至采礦及冶金列品室，各匣礦質，不下萬餘種，其礦山及采礦之法，俱有模型。至應用化學列品室，藥水瓶滿几滿架，其器械原料模型，亦不下數千種。據云，工料共列

品室七、今已周覽六處、惟電氣室未看、有人送至理科、至光學實驗室、發電氣、由細皮圈通入玻璃泡、泡內光線如燐火、用紙一片隔之、以手置紙之反面、筋骨皆見、據云、其器爲克路斯、其光爲愛克斯光、其紙則以錒硫粉敷過者也、又引至一室、將窗戶全閉、留一圓隙、引外面陽光、射入几上所立之圓鏡、再以背面有字之古銅鏡對之、其背面之字、卽現影於壁上、據云、光力足則無孔不透也、又以三角實心玻璃塊、對圓鏡照之、倏紅倏綠、皆光學之妙用也、因已交午、只得將外部文索回先歸、明日再接看、午後一時、赴本所區、下電車、雇人力車、至小名木川通日本精製糖株式會社、投公使函、有前島正衛者、引看、據稱二十四萬株、每株五十圓、計一千二百萬圓、先至原料室、係甘蔗搗碎、裝口袋無數、又至樓上樓下、周覽一遍、機器極多、鐵管或上或下、盤旋曲折、蔗料熬汁、經鐵管曲曲流注、漸流漸遠、至一處、將汁烘乾、卽成糖矣、有機器、如中國水車桶內之權板、將糖倒刮而上、至樓上、復由大

鐵筒噴至樓下，堆積地上，其潔白與稍次者，均分別堆積，據云製糖共四所，又至隔壁一所，鈴木喜代司引看原料瓶，臺灣甘蔗居多，他物不合用，蘿蔔可少用，不佳，至樓上下一看，與前畧同，樓上有大木桶，即蒸鍋也，氣蓬勃，聞湯沸聲，桶上挂表，以驗熱度，蔗汁從鐵管曲折而上，復自上而下，愈曲折，愈清潔也，流過鐵池內，伊以勺令嘗，頗甘美，略觀一遍，聊補以上之缺，其餘兩處，可不看矣。

十一日，辛未，晴，晨八時，再到帝國大學，仍持外部文，至大學本部，由書記覆本勝多，著人送至理科，至化學各室一看，水瓶加苛性曹達，即變紅，以鹽酸投之，仍為白色，至秤室，所列皆天平等類，又著人送至地質學處，地質與動物，另一所也，入地質學陳列館，礦質居多，有山石生成圖畫，或魚鳥形，或山川形，有龍頭骨，馬頭骨，鯨頭骨，又鯨化石，象牙化石等類，又有地球外皮，或灰色土片，或紅黃色土片，又入動物列品室，品類數千種，或裝入藥水瓶，或儲

架上或在抽屜內，約略區分，如魚、鳥、爬蟲、蛇類、兩棲、甲殼、軟體、貝蟲等類，鳥之屬，有支那喜鵲、野鴨、鷹、鷄等物，魚與蛇種類，不下數百，螺螄之屬亦多，皮毛製以藥水，永久不變，并有珍珠數粒，及珊瑚各件，另過一所，至人類學研究室，古代埴輪土偶之類，樓上下陳列室，或日本石器時代遺物，或琉球、高麗、台灣、馬來諸島土人、南洋諸種族、北美洲北方諸種族、及支那之風俗習慣諸標品，大概破碎衣履物件居多，有小泥人，作臥吸鴉片之狀，陳他人之陋俗，跨彼國之改良，其宗旨也。又有人送往醫科大學，至解剖標本室，大玻璃瓶，盛死人無數，鬚眉畢現，以藥水浸之，或留人首，或係心肝、腸胃，或係小兒全體，大約病在何處，即留下何處，以資攷究，亦有製為模型者，又列各骷髏，標明某某郎字樣，又有全體骨架，有標明係德人者，係印度人者，又一樓，所列各骷髏，不下數千，并有蛇魚及各獸之骨，皆以供學生之考驗也。又至醫科附屬病院，有鐵板高牀，多孔，外症多不潔，以自來水對病人沖洗，

水從孔流下，其病易愈。又一室，各醫生或用紙驗病人血色，或用玻璃杯驗病人溺色。又一室，中間列高榻，病人臥榻上，脊患外症，醫爲貼膏藥，有看護婦在旁伺應。此室兩旁，高搭坐具，層累而上，累八級，幾至屋頂。據云，每午後一時，醫來治病，學生分坐兩旁，從高視下，較爲明晰。又一室，病人臥榻上，醫用玻璃泡通電氣綠色，與昨所見同。據云，照見腹中病處。又過各病室，病人甚多，甚潔淨，看護婦均著白衣。又至頭等病室，被褥盥具皆備，每日病資三圓，此皆外科也。內科略同，不復看矣。午後二時，到本所區德右衛門町岩成玻璃製作所，投公使函，此處局面不大，至原料室，石灰爲多，觀大地爐，兩旁封蓋，內熬原料。又一室，將已成之玻璃杯瓶，或磨光，或印花紋，係機器發動皮條，各執持刀銼，分任其事。

十二日壬申，晨八時，重到帝國大學，持原文，仍請覆本君送文科法科，至法科列品室，各國監獄有圖，各國及支那刑法均有圖，不下數百件，有車輪一

副、係德國之車刑也、方木櫃一座、釘板一具、係西國之極刑也、有伊從前刑場雛形、有囚人食器、又有偽造之紙幣、及鴉片煙燈賭具等件、皆犯罪物也、煙具上粘一紙、謂明治三十八年、清國某某、在橫濱吸煙被獲、監禁一年、見之殊愧、後面列簿籍甚多、係舊案件也、有露國皇帝大影像一紙、又露國裁判官徽章、鍍金銅索、方圈、下垂一墜子、又有伊台灣總督男爵兒玉明治三十八年八月二日告示一道、曉諭台民、有朱印、係台灣總督之印、六字、裱而懸之、以鳴得意、我等見之、何以爲情、至法科講堂、地板如坡式、坐位愈後愈高、法科共五講堂、大者可容三百人、文科講堂十七處、因有功課、不便入視、擬至圖書館、因典守者他出、亦未得覽、只得文科從畧矣、該校規模闊大、學業精深、即擬粗窺形式、費三日之力、十不能得其二三、而校外之農科、仍須俟諸異日、吁、偉矣哉、午後二時、到芝區金杉新濱町芝浦製作所、係製機器場也、投公使函、至樓上應接室、與巖六平、神代延祥談論、神代久在北京、

能華語、計工場五處、分爲組立、仕上、捲線、木型、鑄物、製罐、鍛冶、七部、見有穿鐵機、厚鐵立時穿孔、有截鐵機、能截寸許厚之鐵、有起重機、雖千斤之重、皆懸之而起、有捲鐵機、係製風筒及煙突等之用、此外機器繁多、工人數百、各司其事、或穿孔、或製物、不可勝數、資本一百萬圓、計二十萬株、每株五十圓、明治八年創設也、

十三日、癸酉晴、遊淺草公園、有噴水機數處、池內有魚有龜、殊堪娛目、重遊水族館、以魚爲最多、有蟾腹小尾者、有周身長黑紋者、有上面似虎皮、下面白色、其行如一葉浮沈者、有遍體花紋如蛇、而體較寬、無鱗而脊有軟肉者、有花紋細密、腹小而方、視之如一玩物者、有極小而週身紅黑點者、皆魚之異相也、海驢、尾似魚、頭似獸、大四五尺、巨齒、有鬚、鼓盪水中、投以小魚、則昂首食之、不得食、則仰而吼、其聲甚厲、有木牌標註、謂其皮可爲兩具、其齒可供雕刻、有龜十餘個、置鐵絲籠中、標云、琉球八重山西來島產也、有蟹、大

數尺，巨口長螯六足，其色如煮熟者然。又遊昆蟲館，係美術製成標本也，酷似生物，蛺蝶分數百種，蛾種亦多，有糖蛾燈蛾諸名，雖微細如蠅蚊，亦有標本，共不下萬餘種。

十四日甲戌晴，午後雨，王慕唐景堯來，興化人，亦留學者也。

十五日乙亥晴，午後遊上野博物館，前已遊過，今再補記之。樓上下陳列無算，內有中國古磚，銘曰永康元年，蓋晉代物也。又有古蓋，標明南京雨花山掘出，有陶尊，標明兗州府物，有大銅鼓一面，并將中國戩子米籌及日用極壞之物，羅列其中，又將中國婚娶喜慶情事，繪為各圖，將長官屬官拜跪狀態，及男婦僧道百工，捏作小泥人，并有老弱不堪之兵，蓋以風我國之改良也。列琉球、印度、朝鮮、暹羅、蝦夷、台灣諸土人食用之物，琉球漆器甚精良，其字畫中，有明沈兆昌草字條幅，文山鄭燮條幅，其貨幣中，有中國前代各種古銅錢，其動物標本中，有雞尾長至二十八尺，又一雞尾長至二十一丈一尺。

八寸、係千葉縣產也、門內陳設舊水雷、探照燈、大礮、洋槍無算、標明旅順戰利品、蓋以夸耀武功、我等見之滋辱矣、

十六日、丙子、晴、午後、到上野博覽會第一會場、購券、至不思議館、觀幻術、至第三號館、係美術刺繡布帛雕刻之屬、至第四號館、係機器、及東京市模型各件、因屆四時、催散場、未得細覽、到東京勸工場、即在上野旁、有樓二重、列物尙夥、如買物三十錢、給予福引券一紙、每一券、可到門外抽紙撚一條、條內有字、可另得貨物、貴賤無定、蓋招徠之意也、

十七日、丁丑、晴、晨十時、到九段勸工場買物、亦有福引券、此券不常有、或係日曜日、或越十數日一行之、場外豎一直幅、大書大福引大賣出六字、鳴鼓鳴金、喧闐不已、蓋以新遊人之耳目、招致生意也、午後、携僕遊淺草、至一處、彷彿說書、又似做戲、並不改裝、余不解其趣、少坐即散、重遊花屋敷、再略記之、栗鼠、脊毛栗色、四足毛係黃色、冠鳩二個、冠上淡藍色、毛蓬蓬然、園內

有活動大寫真、有耍假雀者、有傀儡戲、均不再取資、只入園時、每人十錢而已、遊珍世界、皆各物標品也、有活龜、係兩頭、有兩頭牛模型、有乾鱷魚、巨齒、脊背寬而上有無數針刺、足長八九尺、有人面魚、有人面猿身者、有小兒胎形、以藥水浸之、此外物品甚多、足補博物館之缺、

十八日、戊寅、晴、楊公使約至使館午飯、有柯鳳笙學使、勸恣山東人新放貴州提學使葉希賢部

郎、基橫江蘇人程子蔭太史、湖北柯新任學使、來東游歷、葉係農工商部派來調

查農業、程由進士館派送、入早稻田大學、

十九日、己卯、雨、午後、雨甚大、未能出門、

二十日、庚辰、晴、到博覽會第二會場、機器爲多、見抽絲機器、一女子司之、釜內蠶繭、抽絲甚速、又見切麵機器、先用機捲麥麵成尺許寬片、又用機排切無數麵條、旋即轉動鐵條將麵條挑挂架上、又見紡織、印刷、製衣服、各機、均較人工捷逾百倍、遊台灣館、亦在第二會場內、羅列台灣土產、如席子、草帽

各海味之屬，見之傷懷。

二十一日，西曆六月一日辛巳，晴，晨坐人力車，到小石川區小日向台町一丁目二十

六番地馬英甫處暢談，馬所住，係下宿也，每月房飯約十元，日本大客店謂之旅館，小謂之下宿，如賃伊一二間，自辦火食，謂之賃間，如將伊全屋賃住，謂之賃家。到小石川第二小學校，校長並木左傳云，分尋常高等二科，尋常男生四百二十四人，女二百八十一人，高等男生九十二人，女九十四人，小石川區小學共十處，官立五處，私立五處，此係官立也，其時生徒方到校，先排立操場，聽教員口號，乃得得向前，分左右，各詣樓上下教室，整齊不亂，到各教室一覽，有授書者，有指陳地理者，男女分堂，女生係女教員，見教裁縫者，各生持針縫紉，教員逐一指授，兩生共一長矮几矮椅，各教室生年不同，坐具高低亦異，到白山御殿町，遊植物園，此理科大學之附屬也，入場券祇二錢，入門循坡而上，兩旁樹木森森，不知其名，其有標識者，如金縷梅，

紫葳、木蘭、冬青、薔薇、楓樹、棟樹、柳榆、木犀、楊梅、黃楊、山茶、檜、茱萸、海松、桑樹、
七葉樹、甚高大每七葉一叢之類，皆樹也。又有通草、南五味子、忍冬、毛茛、優曇花、石南、
獼猴桃、有藤牽入架上、芸香、衛矛、殼斗、胡頹子之類，花與藥之屬也。松最多，樟樹有
大者，亦有竹，其他多不知名，難以筆述。惟著花者無多耳。有各學堂男女學
生，攜卅鉛紙筆，坐茂樹下，凝神諦視，描寫枝葉狀態，力求其肖。足見日本學
生，全從實處著力也。漸行漸遠，循石坡而下，沿曲折小池，有睡蓮，有魚，心神
開朗，有茶亭，可小憩。沿竹籬邊直前，不覺又至大門矣。遂出。到博覽會第
二場，遊水族館，購券乃入。水族不及淺草之多，惟有數種魚甚奇，足補淺草
之缺，亦有臘脯獸、綠鱉龜。重遊機械館，見礮米機器、織錦機器，甚迅捷。忽
警察令遊人分兩旁立，見女子湖色大衫、絳裙、皮靴，持湖色綢傘，跟隨二三人，
不知係宮內何人也。

二十二日，壬午，晴，午後一時，到本鄉一丁目本鄉座聽戲，係中國留學生扮演

也。演黑奴籲天錄全本，大旨謂美洲白種，奴待黑人，今將以待黑人者待我黃人也。演之以誌憤。至平河町五丁目王叔魯宅，晚酌，酒肴極清潔，支那料理，參以西式，在座者，中日人均有，有梅謙博士，及柯鳳笙學使。

二十三日癸未晴，到上野遊帝國圖書館，尋常閱覽券二錢，特別閱覽券五錢，入門給單一紙，備取書用也。尋常閱覽室在樓上，特別在樓下，凡上列書目十餘本，每本數百頁，密行細字，約略分類，各國書籍均有，即中國經史子集亦略備，如俞曲園各種，尚在搜探之中，其宏富可知矣。書籍另儲一處，欲覽何書，開明所給單內，向典守者索取，在裏一間坐閱，見有日人數十，并無一中國人，又至樓上，日人百餘人，披閱抄錄，默識無譁，室外懸挂各種報章，均係當日新聞，聽人觀覽，日人作事，期於有用，大率類此。中國即有藏書館，飽蠶而已，於士林毫無裨益，見之滋愧。出館，仍將原給單付伊。到博覽會第一會場，補遊第二號館，有一處羅列各種稻粒、米、豆、麥、雜糧、麻、絮、果實、茶、糖。

蠶種、蠶繭、及漁家用物、農家用物、并籃籠、簾席之屬、不可殫述、乃嘆日人設博覽會、非徒炫華麗、廣商業、且藉以開民智、俾之增見聞也、中國當仿而行之、

二十四日、甲申、晴、到東明館勸工場、買博物圖、人體解剖圖、各國帝王圖、東京地圖、日本地圖、體操圖等件、日本各事、均有圖繪、俾愚民易於通曉、誠教育之良法也、且商人亦易於獲利、午後、到公使館、晤公使略談、到京橋區內山下町帝國五二館、樓下陳列貨物、如勸工場、樓下入場無料、樓上入場券二十錢、係圖畫展覽會、所懸各畫、係日人手筆、分二十餘室、有佳者、價甚貴、

二十五日、乙酉、陰、晨八時、至地方裁判所、因是日不判案、故未看、坐電車、至青山、復坐人力車、到農科大學、該地甚廣、如一片郊原、難於詳覽、到事務室、與書記官武部直松略談、知大學本部、早已知照過矣、至林學試驗室、機器數

種、一釜燒柴枝、取蒸溜水、至材料室、列各地所產木板、有學生在內、考驗辨認、至列品室、礦品爲多、至農業工藝室、列農具模型、如小石磨、小風斗、及一切田家用物、以及製米製麵各洋機器之模型、不一而足、又植物畫本及模型、各瓶裝一切花木種子、又一架、標嗜好科類、烟葉爲多、有支那各種黃絲煙、纖維科類、列麻絲竹器席篋之屬、染料類、列各顏料瓶、禾穀類、列各稻穗、有長至七八尺者、雜穀類、有支那各稻粒、飼料類、皆鳥獸之食、又至畜產室、列瓶滿架、內有二十一瓶、係裝雞卵、標明第一日、至第二十一日、目等字、至第二十一日、已成小雞、又至雜類室、日本各地方所用鐵鋤及犁鏵之屬、大小不同、蓋各地之風俗異也、院外溫室、玻璃爲棚、列各種花盆、至一空野、栽藥種菜、小桑有數百種、大小麥亦略備、又至畜場、有牛馬廄、雞鴨欄、羊豕棚、有七面鳥、據云、餵各物草料、須驗明無毒、方不受病、穿各樹叢、雞一一詢其名稱、內有榕樹、支那日本均產、據云、有毒、立牌標明有毒類、此外尚有數

種，又至茶園，甚茂密，又至獸醫科，大火爐製蹄鐵，室內列各處蹄鐵，大小圓扁不同，至診察所，有病犬，以鐵籠盛之，見人尙喔喔，又一廄，病馬氣味熏人，不便入看，至化學列品各室，有驗微生物者，塗之以藍，用小顯微鏡照之，長可八九寸，又一室，列病獸各體，裝之以瓶，一室，列各獸骨殖五臟，該學分爲四科，第一農學科，第二農藝化學科，第三林學科，第四獸醫學科，規模闊大，名目繁多，所遊不過十之一二，曲折周歷，已苦疲憊，午後，小雨，旋霽，至宮城一覽，先進和田倉門，經內閣外大室場，通行人，有土墩數處，植松，甚蒼老，修潔，行至二重橋，眺覽一番，橋內即係皇宮，疊石八九尺，無雉堞，城上有樓，環之以瀑，有警兵二三人，植立門外，遙望城內，茂樹青葱，塵飛不到，出櫻田門，坐電車歸。

二十六日，丙戌，雨，有攜筐賣果品者，如楊梅、枇杷之類，亦不甚貴，午刻，雨甚大。

扶桑十旬記

二十七日、丁亥、陰、晨八時、到地方裁判所、投外部函、至應接室、與渡邊暢敘談、係裁判所長判事也、裁判所、控訴院、大審院、同在一處、全國地方裁判所、從前四十九所、現增至七十所、此係東京地方裁判所也、區裁判所三百十所、仍有區裁判出張所一千三百二十三所、凡區裁判所、決民間小事、如罪至禁錮六個月、罰金至二百圓以上者、則決於地方裁判所、有不服者、控之控訴院、再不服、則大審院審矣、訴訟、分民事刑事爲二、如竊盜等歸刑事、貸金等歸民事、刑事較少、且易結、民事多而難結、以錢財易有纏囑也、伊將西五月分案件表取出、民事一千五六百件、未結者近六百件、刑事五六百件、未結者只數件耳、法廷門外、有大插牌、分爲四五格、層列黑漆小木牌、寬寸許、長四寸許、上寫某案情、下寫犯人名、前有一黃色小木牌、寫某月日午前、後某時、下卽排列某案某犯牌子、次第排寫、數日擬判之案、使人一望而知、按時赴質、免有稽延、誠良法也、民事刑事廷外均如此、有人引至民事法廷聽

審約屋三間，問官坐處較高，連設三長案，如扇式，中案三問官，中爲裁判長，兩邊爲陪席判事，左爲書記，右爲檢事，此次檢事未到，在下對問官坐者，爲原告辯護士，被告辯護士，設二案，問官宣問，則立而答，原被告之詞，均由辯護士代表，辯護士旁有二人，謂之廷丁，專聽使令，辯護士後，隔以木欄，欄外皆聽審之人，寂靜無譁，余坐問官後，導者亦同坐，據云，領飾紋紫色者判事，紅者檢事，綠者書記，白者辯護士，判事檢事書記皆紗帽，此案係因姦判離婚也，又至刑事法廷，其形式同，檢事亦在座，惟問官後有一人便衣坐，手持例本，據云，係科舉生，木欄外有一警察，謂之警察巡查，若民事廷，則無須此，與問官言者，亦係辯護士，惟上首有方木欄，中有二人，係罪囚也，內有坐具，問官與言，則立而對，此案係詐欺取財也，又至一刑事法廷，見有中國人在罪囚欄內，殊驚異，詢之，係浙江某某，因吃食鴉片被獲，余見之愧赧，伊煙禁最嚴，何苦遠來罹其法網哉，午後一時，到大手町印刷局，投公使函，至應

接室，有人引至鑄鉛字處，截鉛片，切鉛條，鑄英字、鑄漢字，均係機器，架上羅列大小鉛字及鉛板，以億萬計，又至刷印處，設機多架，印刷甚速，又一處用機器將厚鉛板捲成半圓形，刊鑄報章，再用厚數分之硬紙，將鉛片之字，用機器印上，或凹，或凸，亦係半圓形，計若干張，一齊排列大機軸上印刷，是一鉛片可收無數鉛片之用，宜乎報紙之多而速也，有切紙機，甚精妙，有印號碼小機器，凡一二三四五等號，截安置小圓機內，手繙一張，足一踏，則機內之一號碼，即印入紙上，一號下，二號上，次第不爽，不煩諦視，有畫格機器，軸上顏色，浸淫流入鉛絲，將鉛絲排定尺寸，置紙片於機面，機器一動，紙片向前，鉛絲之顏色，即劃於紙上，既勻且直，又一機，專印書面上之金字，按字之部位塗金，將字截入機器印之，加以電水，印後用布揩擦，凡係字上之金，皆揩不落，此處係活字版處，復至左方印刷局，登樓，有一室，標曰刷板課，第一室，印日本紙幣，係洋銅片鑄花紋及字，需紅則塗紅於銅片上，需黃需藍亦

如之，又見刷印花及封緘紙等項，將鑄成或方或圓模子，羅置機上，有軸，裹以顏色，機動時，塗一次，即夾紙一片，隨機而下，又見刷紙幣機器，平列模板，四隅旋轉，有三人在三角經理，一人在模上塗紅，甫塗竟，即轉至第二人處，將紙蒙上，即轉至第三人處，已刷就矣，將紙幣揭下，又轉至第四角，不需人工，有布裹機，已將模上餘紅擦淨，又轉至第一角，仍如前式，計一紙，係紙幣八枚，隨後再為分切也，又觀石印處，石板置機上，印刷甚速，又至雕刻課，係鑄印花等之鉛片銅片者，又至刷板課第二室，見刷郵片，係二十五片共一張，又刷公債票，長圓，紅色，有花邊，橫寫二十五圓四字，上有一千圓利扎五小字，旁有明治四十一年或四十二三年等字，係政府預給利票也，不知若何算法，又見刷中國湖北官錢局票者，或係憑票取銀元一大元，或係憑票取九八制錢一千文，約長五六寸，寬二寸許，室內顏料盆甚多，有人試驗調和，備機上應用，流覽至此，已交未正矣，局內例放二十五分鐘，少待，又引至

一室見機器軸裹布，如含膠漿，係塗印花之反面者也。女工司之，又見切郵片機器，四刀併下，約厚四五寸，頃刻間已成五條。又一室，衆女工數郵片，又至樓上，衆女工數印花，以紙包之，上寫二錢切手一萬張，全樓數大間，均辦此事，足見郵政之大通也。又見機器，懸無數小針，鑿印花四週之針孔，不下十餘架，見印紙幣碼號機器，亦如前法，均女工司之。又女工數百人，數紙幣，各案頭有人監察，緣此幣各戳俱備，已可通用，恐有漏落，其實伊印時已過數，切時又過數，各有責成，出局時仍須搜檢，無敢竊取也。內一圓五圓十圓百圓紙幣均備，殆以億萬計。又見印台灣紙幣者，周歷一次，乃歎該局規模闊大，辦事熟嫻，獲利甚不薄也。此係官局，閑人不得擅入，若非公使介紹，函恐亦未易參觀。

二十八日，午子時，午後雷，欲雨未果。重遊遊就館，購券入，再補記之。樓上下陳列各件，多係刀劍甲冑槍礮之屬，有係伊國自製，及從前將帥所用者，有

標明樺太戰役、鹵獲露國之衣袴者、有標明朝鮮之甲冑者、并有中國大小銃無算、標明係明治三十三年戰利品、又有鈺鼓之屬、標明明治二十七八年得自清人、又有金龍礮一尊、標明係清國最貴重之礮、明治三十三年、爲其所獲、此外尚有中國大礮無算、又將旅順港、黃金山之礮台、及大連灣和尙島之礮台、捏成模型、樓上下懸、伊從前力征將帥影像、不下數百、又將屢次及各國戰勝情形、繪圖懸壁、并將收取台灣、及攻取牛莊情形、繪圖張挂、其在奉天掠獲各衙署金字扁額、如海隅沾恩、政俸東里、三軍挾纊、克壯其猷等扁、一一懸挂、彼蓋以夸大其功、我等見之、能無淚下乎、伊又將明治二十七八年戰死之將士、勒爲一碑、謂之紀念碑、又伊國有婦人、集一萬人頭髮、製爲戰艦所用之粗繩、大書於紙、極力誇獎、其鼓勵民心、大概類此、二十九日、己丑晴、到淺草、再遊花屋敷、有拂拂、其目微似人形、如以怒聲相向、則持所食之胡蘿蔔撞人、到三友館、看活動大寫真、柱旁標云、定員三百

八十三人、日本雖劇園會場賣座、均限以定數、恐其貪多擁擠、有妨衛生、三十日、庚寅、晴、晚到新聲館、看活動大寫真、此較明顯、十時即散場、蓋禁令如此也、

五月初一日、

西歷六月十一日

辛卯、晴、晨十時、三刻地震、約一分鐘、半月前、夜間已震過

一次、日本常常地震、故地震學列入專科、其建築學亦極講求、到博覽會

第二會場、觀搗米機器、

初二日、壬辰、時到本鄉館勸工場、比上野九段稍遜、日本勸工場極多、可以鼓舞商業、比較工藝、場內物價、比市爲貴、然遊人因便購取、積少成多、貨物不至滯銷、再遊芝公園、地勢寬廓、高阜甚多、啜茗墩上、有方銅柱、下大上小、高一丈七八尺、空其中、外顯曰、贈從四位伊能忠敬先生測地遺功表、旁刻序文、大致謂忠敬精地輿之學、凡五畿七道、及各島之圖、經先生測繪進呈、至今用兵行商皆賴之、先生歿後、其裔孫呈進先生測地各器具、日皇旌其

功、贈從四位、賜金建設銅柱、藏先生測地器械於其中、序文甚古茂、字似魏碑、足見日人亦以漢文漢字爲貴、到芝園對過、遊婦人博覽會、購券入、婦人用品爲多、

初三日、癸巳、雨、余華裝、欲添置衣履、頗不易易、幸有廣東雜貨店數家、寄賣上海履、其價祇加半倍、并售中國麻油、鹹蛋、海味等件、日本商店、四壁不挂對聯、若華商、則大門及牆壁、均有聯語矣、

初四日、甲午、大風、午後一時三刻、地震、比前日稍輕、三時、小雨、到三番町、遊番町商品館、貨物無多、到神樂坂上、遊靜岡館勸業場、比番町爲強、晚間鐘聲、開窗東望、知係本鄉區失火、

初五日、乙未、晴、今日中國端陽節也、客中度節、頗動鄉心、到神田區買書籍、日本書肆、以神田爲最多、如紙張稍舊、或微有污損、即比新書賤至一半、如已有增補出版之書、則舊版價目、不過一二成耳、書店半係婦人經理、無論

何書均能道其大概，蓋俱由學堂出身，得暇又時常披覽也。到博覽會第二場，看製鱗機器，將原料置之鐵斗，即旋轉入內，搗而融之，由旁面方鐵管推出，成一長條，另一機切成方塊，又用機器印字，甚為敏捷。到娛樂館，亦在場內，購券入視之，不過木人跳舞及婦人在電氣中衣分各色而已。晚雷、小雨。

初六日，丙申晴，到京橋區銀座一二丁目，商店整齊，東人謂銀座市面最盛，到銀座勸工場，到丸吉勸工場，亦在銀座旁，步行至日本橋，橋旁懸一地圖，係日本橋區之圖，行人過此一覽，便識該區路途，日本各事便民事事著實，此特其末節耳。到上野遊博覽會，購券須十五錢，今係日曜日，故加半也。大祭日同，觀覽券三字，改印紅字，以示區別。入第一會場，遊美術館，畫幅甚多，有各學校畫品，又一處，列美術銀銅畫瓶，有大瓶標價一千圓，又遊日本赤十字社，陳列醫家治病模型，面目如生，有醫士，有看護婦，有病者

臥榻上，截去右肱，係外科診治狀也。架上列醫家用具，病人用具甚夥。又到朝鮮館，係韓國用物。又到水晶館，購券入，進門如入山谷，極黑暗，扶摸而行，轉折六七處，忽然明亮，彷彿一圓亭，上有電燈，四週皆嵌大鏡，身立亭中，如在鏡裏，幾迷出路。隨他人從無鏡一面出去，略轉數彎，已到館外，可謂工於牟利矣。再到東京商品館，即上野到杉山勸工場，在上野廣小路，亦不甚小，何勸業場之多也。

初七日，丁酉，晴，午後陰。有人用藥末灑入己屋廁內，據云係衛生警察之責也。日人於衛生極注意。適市託鑄圖章，日人雕刻尚精，於篆隸亦稍講求，其草書極圓熟。購日本歷書不得，歸見下女有一本，取而覽之，題曰御重寶。又題明治四十年九星日表，上半截寫一月大三十一日，又二月平二十八日，三月大三十一日，四月小三十日，下半截寫舊某月大小等字，上係西歷，下係中歷，其某日下，即按日月火水木金土排列，不用干支，凡日曜日，即

中歷之星房虛昴也、民間參用中歷、布種插禾、方能順序、

初八日、戊戌、陰、到神田買物件、有不二價者、如購件較多、大致一割引、猶云減一成也、日人售物件、另有附屬品、不另取錢、九段坂上下電車不通、十日前鑿通軌道、今將竣工矣、日人辦事、必要於成、且期迅速、日本鐘表店極多、謂之時計店、有極賤者、凡學生、工人、及各店鋪、均有時計、彼國食宿辦事、均有定時、以故法令整齊、市廛安靜、

初九日、己亥、夜雨不休、竟日雨、未能出門、作函致中國各友人、交下女送郵局、據下女云、日本有郵便貯金之法、凡勞働者、日得餘資、買郵便印花、聚集一二十枚、送郵局存冊取息、日積月累、數年後、即少有資本、勵勤儉、保貧民、其法極善、

初十日、庚子、晴、午後、陰、到宮本町教育博物館、老嫗守門、給小木牌、乃入、至第一陳列館、標明幼稚園教育品、凡各科學教授用具、生徒用具、博物標本、庶

物標本、各機械模型、無一不備、又有體格檢查用具、體量器、并有各國學校攝影、至校內坐具、以及幼稚園玩具、及恩物、亦釐然俱備、兼列英國所製幼稚園玩具、又一架、標明賞品、內有一件、比銀圓稍小、鑄卒業旌章四字、又一架、標明褒賞畫三字、係石印著色畫片、甚精緻、約寬五六寸、長三四寸、出此館、向高處行、至入德門、係孔廟也、門首兩梁頭、刻象首形、有木牌標註、門橫一丈三尺三寸、深一丈二尺、原朱色、今改黑漆、又通一門、額曰杏壇、再前則大成殿矣、榻扇洞開、闌之以繩、登階內望、各几皆教育品、正中垂一幕、係聖像、兩旁木龕、當係顏曾思孟諸賢、該殿兩廊、左係第二列品館、右第三列品館、入視之、凡大中學校理化機械各科用品略備、有圖書閱覽館、見數人在內繙閱、出門時、仍將木牌交與守者、

十一日、辛丑、晴、到博覽會第二場、再遊教育水族館、海驢求食、吼聲甚大、魚類亦奇形怪狀、有鬪魚鏡鯉諸名目、一水牛、標明得自台灣、觀之慨然、

十二日壬寅晴，買尺及米合，價不賤。日本度量衡，由市役所核定，方准出售，每件納稅若干，故售價較昂。尺有二種，一係鯨尺，布帛用之，一比鯨尺小二寸，工匠用之，尺上均印一定字，適行篋攜有中國京尺，取出較之，鯨尺大一寸，是鯨尺比中國裁尺約大五分矣。尺十寸，寸十分，與中國同。米合有一合者，二合五合者，一升者，木製方式，加油亦印一定字，及一合等字樣。日人度量衡，通國畫一，不少差池。中國斗斛丈尺戥秤，各省紛歧，亟宜審定。即以上海而論，其度量衡且不畫一。如度，則有官尺，即海尺，係布業所用，每官尺九寸一分三釐，合營造尺一尺。有木匠尺，又名魯班尺，以官尺八寸爲一尺，每木匠尺一尺一寸四分一釐二毫半，合營造尺一尺。有木行尺，以官尺九寸六分爲一尺。每木行尺九寸五分一釐強，合營造尺一尺。有綢莊尺，以官尺九寸七分爲一尺。每綢莊尺九寸四分一釐二毫強，合營造尺一尺。有步弓，以魯班尺六尺爲一弓，合營造尺五尺二寸五分七釐三毫，有英尺，洋貨市通

用，以八分爲一寸，十二寸爲一尺，每英尺一尺三分半，即九十九分半，合營造尺一尺，量則有海斛，上海米業通用，每海斛八斗八升，合漕斛一石，有廟斛，上海邑廟內豆米公所較準之斛，每廟斛八斗九升八合，合漕斛一石，衡則有漕平，每一百一兩八錢，合庫平一百兩，有湘平，餉銀用，每一百三兩六錢三分強，合庫平一百兩，有關平，每九十八兩三錢八分四釐，合庫平一百兩，有天平秤，豇油用，以漕平十六兩爲一觔，有會館秤，上海通用，以漕平十四兩四錢爲一觔，有司碼秤，棉花業用，以漕平十六兩八錢爲一觔，有萊陽秤，豆餅用，以漕平十六兩三錢爲一觔，有部秤，蘇油用，以漕平十五兩六錢爲一觔，上海一處，尙且如此紛歧，不能盡按營造尺漕斛庫平辦理，其餘各處各省，等差更多，欲其貿易之公平也難矣。買東洋布數端，日本半疋爲一端，又謂之一反，約二十八尺，兩反爲一疋，約五丈六尺，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兩，與中國一錢同，一百六十兩爲一觔，二千兩爲貫，當中國六觔四

兩、十勺爲一合、十合爲一升、十升爲一斗、十斗爲一石、據云、容量倍於中國、俟攷之、晚到新聲館、看活動大寫真、

十三日、癸卯、晴、到美土代町芳榮館、晤屠振權錄、叙談、到南明館勸工場、與

東明館彷彿、購東京地圖等件、東京係江戶城、明治二年、天皇定都、改稱東京、其地西北較高、稱爲山手、爲麴町、赤坂、小石川、牛込、四谷、本郷、麻布、七區、東南一帶平地、古稱下町、爲下谷、淺草、神田、日本橋、京橋、芝區、六區、若本所、深川、二區、則稍低、以上十五區、稱爲東京市、市之中心爲日本橋、全市區域、東西凡二里二十六町、中國十六里有奇、由極東本所區松代町、至極西赤坂區青山北町六丁目、南北三里十二町、中國一十里、由極南芝區高輪南町、至極北本郷區駒込富士前町、電車絡繹、商賈輻輳、舊有諺曰、江戶之地、以土一升、易銀一升、言其地之貴也、今更盛矣、

十四日、甲辰、陰、晨九時、到永田町華族女學校、即學習院女學部也、投公使函、

先在外間接待室，旋引至樓上應接室，黛宅次郎出晤談，係學習院助教，兼女學部書記心得也，并與教授兼教務課長佐野安畧談，據云，分小學中學專修三科，小學六年畢業，中學五年，專修三年，小學年齡自滿六年至滿十二年，中學自十二年至十七年，專修自十七年至二十一年，小學課程，修身、國語、英語、法語、歷史及地理、算術、自然之觀察、如動植物、礦物、圖畫、音樂、手藝、如編織、裁縫、體操、中學課程，修身、國語、英語、法語、歷史及地理、數學、理科、圖畫、家政、如禮法、簿記、衣食、住、育、兒、料、理、之類、至第四年級方有此課程。裁縫、音樂、體操，專修分文學、技藝二部，文學部又分國文科、英文科、佛文科，技藝部又分裁縫刺繡科、繪畫習字科、音樂科、國文科課程，倫理、國文學、英佛語、歷史、心理及教育，第二級方有、理科、經濟、經濟學之十要第三級、有割烹、習禮、體操、英文科課程，改英佛語為英文學、佛文科課程，改英佛語為佛文學，餘均與國文科同，繪畫習字科課程，去英佛語，加繪畫習字，餘亦同，裁縫刺繡科課程，去英佛語、歷史，加裁縫刺繡，餘亦同，音樂科課程，去英

佛語歷史、加箏琴唱歌、餘亦同、黛宅君引至中學各教室、或授漢文、或教英文、又至專修科教室、女生習草書、甚圓潤、皆能懸腕、又至內體操場、係男師教演、俯仰屈伸、整齊不紊、至外體操場、女師教演、亦極合度、至唱歌教室、男師按風琴、諸生次第依其旁演唱、聞是日係考驗也、至裁縫教室、剪尺分列、至刺繡教室、繡花鮮艷細緻、亦如中國之綉子、至歷史教室、女師在漆板上、寫楚之霸三字、又一教室、男師教畫、置一花盆於案上、諸生仰首臨摹、該校規模尚宏大、內有幼稚園、正興土木、故未入觀、據云、每年官費五萬有奇、華族不貼費、若非華族、如貼費、亦准入校、小學收授業料、一學期五元、中學六元、專修七元、幼稚園收保育料、一年十二元、現在生徒六百五十餘人、路兒上學期考驗、自今日起、共七天、

十五日、乙巳晴、到通寺町牛込勸工場、與靜岡館略同、到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伊東方、訪湯濟武閒談、伊東、房主人姓也、日本貸間、稱爲某某方、

十六日、丙午、雨。下女無事、即看報章、東京報社林立、以京橋區爲最多、如時事新報社、萬朝報社、東京朝日新聞社、中央新聞社、報知新聞社、國民新聞社、讀賣新聞社、東京日日新聞社、每日電報新聞社、均在京橋區、中外商業新報社、在日本橋區、東京二六新聞社、日本新聞社、在神田區、都新聞社、在麴町區、各店婦女、幾無一人不閱報者、政府稍有舉動、亦無一人不知者、

十七日、丁未、雨、比昨日更大、日本惟勞動者用紙雨傘、其餘多用洋傘。窗紙爲風雨所破、購紙糊之、紙寬窄與窗格一律、日本無論製造何項、均經市役所審定、尺寸畫一、俾民間事事省便、即房屋廣狹、亦有定式、以席子多寡爲衡、席之尺寸、亦有一定、

十八日、戊申、陰、到公使館、晤梁建甫、繼秦畧談、到神樂坂、買織花席子、頗光滑、價亦不貴、到裏神保町、富山房買書籍地圖、東京市所售品物、或係學校用品、或係家常用品、專務實用、不尙奢華、至珍奇玩好之屬、寥寥無幾、

扶桑十旬記

中土人初至其國，往往囁爲貧弱，而不知其善營運、耐勞苦、經商習藝，能儉能勤，立國保民，具有深意。

十九日，己酉晴，到上野公園，高阜有陸軍大將西鄉隆盛銅像，巍然獨立，手曳獵犬，西鄉者，維新三傑之一也。日本亦有乞人，在公園僻靜處，三五成羣，俱係十二三歲童子，向人索錢，如行至通衢，則乞人退走，恐被警察詰責。

晚雨。

二十日，庚戌晴，到鈴木町清國留學生會館，有樓一重，略具書籍，再遊淺草花屋敷，復補記之，其門側及四邊屋內，多塑偶像，面目如生，情形畢肖，記日本古代戰事，其隙地，籠置鳥獸，并列盆卉，有水鳥，似鵝而大，頸懸一袋，色甚紅，每食則延頸張口，以袋取物，游泳水中，不知何名。

二十一日，西歷七月一日，辛亥晴，鄰有呱呱聲，近日新產兒也，東京有產婆講習所，在

神田區駿河臺町，係私立，以授產婆學爲宗旨，東人無事不學，此其一端。

二十二日，壬子晴煖，午後一時，與湯濟武到本鄉弓町二丁目二番地私立女子美術學校，投公使函，至應接室，有白石行信者，該校庶務主任兼會計係也。據云，生徒額定六百五十名，分爲八科，一日本畫，二西洋畫，三雕塑，四詩繪，五刺繡，六編物，七造花，八裁縫，各科又分爲本科，撰科，研究科，本科，撰科，又各分爲普通，高等，二科，各本科課程，均有國語，英語，倫理，圖學，歷史，家事，音樂，體操等項，每人入學金二圓，至授業料，每年二十四圓，至三十圓不等，按月分納，遠方來學者，有寄宿舍，每月寄宿料七圓，舍費一元，校內有名譽顧問數人，校務監督一人，評議員均係女子，約十數人，另有職員數人，教師二十餘人，男女均有，白石君引看一過，至裁縫教室數處，女師親手教授，至刺繡教室，亦分數處，皆因學級不同，用木爲四框，將綾錦綉置其上，各持針刺繡，與中國同，至雕塑室，白石膏捏成人首模型，或佛像模型，諸生臨摹於紙，力求其肖，有一男赤身叉手，斜倚几旁，惟下體圍以布，令諸女子摹其神

狀、至造花室、諸生或剪綵色紙、或以顏料塗零星紙片、或作花葉、或作花蕊、置一眞花於旁、製造鮮艷、幾可亂眞、又至蒔繪室、見以彩筆繪花、至編物教室、製錢囊口袋之類、因各堂大半下課、不能徧觀、該校規模、雖不甚大、各勤其業、肅靜無譁、深堪景佩、到上野公園、適明治天皇到博覽會、由上野至小川町、不下五六里、兩旁觀者如堵、天皇坐馬車、車內有對坐者、前後從者數十騎、余下電車時、遺失票夾、不自知也、甫行數十步、有同車人追呼送還、可感可佩、博覽會場外、有大漆板、將某日拾得遊人遺失物件、標明於上、并註明是何式樣、令人來領、無隱匿者、亦無冒領者、比諸古者道不拾遺之風、或猶未能企及、然束身自愛、耻爲苟賤、不愧禮義之邦矣、上野博覽會所列品物、大概分爲十九部、第一部、教育及藝術品、凡高等中小學堂、幼稚園、及美術實業醫學各學堂標品、并度量衡、鐘表、音樂、印刷、演藝各器具、皆屬焉、第二部、美術品、凡東西洋畫、雕塑、篆刻、工藝、皆屬焉、第三部、圖案品、

凡建築、工業、商牌、信片，皆屬焉。第四部，農業及園藝品，凡米、麥、豆、穀之類，顏料、油料之類，藥草之類，蔬果、茶、糖之類，蠶繭之類，席履之類，農圃器具之類，皆屬焉。第五部，林業及狩獵品，凡材板、薪炭、種子、苗樹、狩獵標樣模型，皆屬焉。第六部，水產品，凡珊瑚、珍珠及海菜，并漁具之類，皆屬焉。第七部，飲食品，凡酒、醬、糖、鹽，并各種食品，皆屬焉。第八部，化學所製品，凡各藥料、染料、香料，以及化學器具、標樣，皆屬焉。第九部，琺瑯業及金、石油、漆品，凡磁瓦器、玻璃、窯、金、銅、鉛、鐵等所製品，以及利刃，并油漆物，皆屬焉。第十部，木竹所製，及紙料所製，植物所製品，凡桶、樽、籃、籠、簾、席、燈籠之類，皆屬焉。第十一部，皮革、羽毛、牙、角、介甲所製品，第十二部，染織及刺繡品，第十三部，被服品，此三部，零件甚多。第十四部，開礦、冶金品，凡各礦產原料模型，皆屬焉。第十五部，機器各品，凡原動機、傳動機、揚水機、壓水機、乾燥機、送風器、冷卻機、唧筒，及各項應用機器，皆屬焉。第十六部，轉運、通信品，凡船舶、車輛、應用器具，以及扛重

扶桑十旬記

器昇降器之類，皆屬焉。第十七部，建築品，凡建築一切器具模型，皆屬焉。第十八部，理財衛生救濟品，凡市場保險之成績，醫治之模型，防水火之方法模型，皆屬焉。第十九部，水陸軍應用品，凡軍械彈藥，教育操演器具，皆屬焉。統覽各會場，左宜右有，目迷五色，足以研究工藝，鼓舞商情。雖日本開會，今已五次，然不能歲歲開場。余東遊三月，躬逢其會，可謂至幸。因將料理西渡，特詳記之。

二十三日，癸丑，晴，晨八時，坐人力車到小石川區大塚窪町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投公使函，到應接室，有人引樓上下一觀，過樓上來賓室，潔淨華麗，過會議室，甚寬大，坐具甚多，係校中議事處也。樓上下均有圖書室，英文和中文略備。三層樓上，有地圖各捲，并歷年報章。至礦學標品室，羅列礦產，有所謂象齒化石者。至動物材料室，農學試驗室，地理學研究室，又至圖畫學準備室，多石膏人首模型，又周歷各教室，又至圖畫教室，時無功課，各生小案。

團團環列，中有一圓案，係教師在此，或立或坐，令諸生諦視摹畫也。四壁懸美術圖畫，皆諸生成績，如出一手，足見臨摹畢肖。至體操場，持槍或行或止，尙整齊。至物理器械室，又至化學暗室，係試透光鏡處也。該校尙齊整，分豫科、本科、研究科、豫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或一年或二年。午後一時，坐電車到上野，換坐火車至王子，詣製絨株式會社，投公使函，至應接室，與會社長宮部久略談，有工務長杉谷四郎者，先引看原料，係羊毛與舊棉花也。有印度羊毛，有中國羊毛，將羊毛投入機器長桶內，桶有水，有銅齒爬洗，又推入一桶內，愈洗愈潔，再推出，則毛已稍乾，又置一圓機器內，其形似套盆，旋轉如飛，將水漏盡，又置入空心圓機器內，下有火氣，謂之乾毛機，又置入一機器彈之，棉花羊毛均在一處矣，又無數圓軸，排列小齒，謂之梳毛機，此機軸接連甚長，至末數軸，則已抽成絨線，又一處，將絨線織成各種絨布，有加顏色者，據云，專備海陸軍衣服，政府有千住製絨所，因與露戰，所用軍衣

過多，製造不及，故令株式會社濟之，又一機，係疊布者，一縱一送，疊成方塊，不煩人力，該社二萬株，資本二百萬圓。

二十四日，甲寅，晴，晨八時，到淺草區御藏前片町東京高等工業學校，該校創始於明治十四年，嗣經改造，皆本校生徒合力建築，故結構較他處精細，投公使函，至應接室，適王旭莊觀察仁東由蘇來東調查實業，其姪彥辰孝綱

同行，彥辰已在本校畢業，係可莊師之子也，遂同到各處一看，至色染處，織處，木工場，鍛工場，又觀製陶機器，燒窯煤爐，又至機械室，大小機器甚多，又至樓上列品室，有中國磁器，日本美術畫磁最精良，又至試驗室，有五十噸強弱試驗機，凡各工廠所用之鐵索鐵器皮條等件，經此機試驗後，方准使用，恐其質性不堅，力量不敷，致誤事也，又有壓力計，及真空計檢定機，該校規模宏闊，未能徧觀。

二十五日，乙卯，晴，晨八時，坐牛込電車赴新宿，換火車，到目黑村大日本麥酒

株式會社、投公使函、到應接室、鈴木梅之助、及伊藤長次郎、皆來接談、據云、十一萬二千株、每株五十圓、計五百六十萬圓、出麥酒二瓶飲之、導觀各處、見風麥器如風斗式、又浸麥烘麥各機器、又觀釀酒大蒸鍋蒸桶、又引至一處、下行數層、陰氣逼人、據云、藏酒可不變味、又一處、女工裝酒瓶、貼招牌、甚忙碌、該地名惠比壽、酒招牌卽以此名、伊藤君留飯、辭之、黃叔仁定齋來、係高郵人、在東學醫、前往竹早館、遭回祿、旅裝蕩然、極爲可憫、同人設法協助、

二十六日、丙辰、晴、託向公使取護照一件、又咨兩江督文一件、咨吏部文一件、咨陸軍部文一件、湯濟武邀至聚豐園晚酌、

二十七日、丁巳、微雨、到公使館辭行、九段坂上電車、昨已通行、連日檢點歸裝、

二十八日、戊午、雨、東游未倦、據邇言旋、情殊未已、因學生暑假、易於結伴、只得

扶桑十旬記

忽然捨去，留僕在寓，遲數日解行李，由海船赴神戶，余與馬英甫今日到新橋，坐二等急行車赴西京，八時開車，穿隧道十數處，竟日雨，車上有西餐，另給錢，午後七時三十分抵西京，寓東珠數屋町松榮館，館雖小，尚潔淨，凡在停車場雇人力車，可取賃車券，指明所至之地，有一定價值，俟至其地，交還車票，付以一定之價，無額外需索之虞，館主人進浴衣，令就浴。

二十九日，己未晴，晨八時，與英甫坐電車赴盲啞院，西京電車價目，與東京不同，東京無論遠近，五錢，西京則每區二錢也，投公使函，院門上題曰最初盲啞院，係明治十一年創立，實爲日本各盲啞學校之嚆矢，與院長鳥居嘉三郎晤談，生徒二百四五十人，教法與東京略同，盲生學科，普通，針按，音曲，啞生學科，普通，繪畫，裁縫，木工，見一教師，教初入學之盲生，木塊約方二寸，刻日本字母，每塊一字，令盲生顛倒摸讀，其讀書者，摸紙上針孔讀之，可憫之至，一師教啞生，以手作勢，諸生笑而頷首，亦可憐矣，內有寄宿生八十餘人，

該校歲入七千八百圓，內財產所入四千有奇，授業料及雜收五百餘圓，京都府補助數十圓，京都市補助三千圓，該校歲出亦七千八百圓，內俸給五千餘圓，諸給費九百餘圓，購用品八百餘圓，修膳費四百餘圓，雜費四百餘圓，按歲入仍餘三十餘圓，爲豫備費，凡盲啞生卒業後，出校，必調查其狀況，如有職業，則辦理者較心慰也，教長贈針孔小學讀本一本，不著一字，伊請題贈數字，允以歸國後寫寄，至染織學校，即在盲啞院間壁，投公使函，因是日掃除，未得觀，坐人力車，至平野撚絲場，略觀之，機器百數十架，機輪鼓動，各架上鐵籤，旋轉如飛，女工司之，蓋撚絲成線也，又至金出川地名，綿子儿英語小絨也株式會社，資本五十萬圓，分十萬株，每株五十圓，製線織絨，各機甚多，又至京都市四條通千本西入地名，綿子儿株式會社，前無染物，此多一色染，戶祭干之助引看，有整經機、緯絲機、經絲二十番、緯絲八番，織成布疋，有乾燥機，有起毛機，極粗白布，置起毛機軸上，軸有細齒，卽

刮成絨布，又一機製印花洋布，軸鐫花紋，另一軸擦碰上色，印柳條等布亦然，又一機將花布入桶漂洗，或上或下，至末處，另一軸加色，即成別色洋布，又一機將花布入顏色桶內一染，復經幾處漂洗，便換一色，鮮明異常，其疊布量布亦用機器，有掃除機，將布上不光處刮磨淨細，有各染鍋，各顏料盆，該社房屋甚新，局度宏闊，資本五百萬圓，午後二時，到新京極，西京市面，以此處爲極盛，然似不及東京，到竹亭吃飯，須自料理，勉煎雞子食之，坐人力車遊舊都一週，樹木森森，地勢寬曠，擬入宮內一觀，巡警及守宮者，謂須京都府文件，方敢放入，遂止，房飯每人每日一元五角。

六月初一日，西歷七月十一日，庚申，夜雨，早霽，晨八時十分，與英甫乘火車赴神戶，八時

五十五分，過大阪，九時三十分，已抵神戶，到海岸通二丁目，復和裕行，訪馬

聘三席珍，略談，寓同和客棧，山東人開設，午前後大雨，到神阪領事

長綬卿，福處一談，投王叔魯介紹函，長公原係工部司員，傳補外部章京，簡

放此缺、

初二日、辛酉、雨、晨十時、與復和裕之夥顧鶴齡及英甫、到荒田町二丁目日本

磷寸株式會社、晤秋田種三郎、據云、東京無磷寸局、此地數處、以此爲鉅、資本一百萬圓、分二萬株、每株五十圓、引至原料所、有搗者、有和者、據云、柴頭用硫黃加藥料、盒邊用紅燐、謂之平安火柴、若柴頭塗紅燐、即嫌危險、火柴用北海道楊枝、切寸許長、有方木板無數、各鑽無數小孔、將柴列入孔中、用機器壓平、推至乾燥室烘之、又塗以膠水、有一處、熬藥料成濃汁、傾在平面鍋上、將木板各楊枝向鍋內一蘸、旋將木板層列架上、復推至乾燥室微烘、用機器將各板上火柴拔出、入長條盒、交各女工裝紙盒、糊招牌、裝紙包、每包十盒、又糊招牌、入洋鐵箱、每箱六百包、又入木箱、每箱內入洋鐵箱、工不停手、各司其事、雖六七歲之童子、亦在工場裝盒、可以養貧民矣、工場極大、不過男女王四五百人、人無曠情故也、長領事交下介紹函二封、一致大

扶桑十旬記

阪府知事高崎親章，一致大阪造幣局長谷川爲治，日本嘉義丸輪船竣工，是日行進水式，往觀之，係川崎造船廠所造，架在海岸，搭一高臺，令小女子持命名書，對船讀之，係呼嘉義船名也。至午後五時三十分，工人將兩傍撐柱拉下，船即附兩旁長木直馳下海，蓋船旁長木，本係斜迤向下之勢，而又塗之以蠟者也。船甫動時，東人來觀者，均持帽向前揮之，或來賓之義應爾也。有饒質瑾名懷文者，閩縣人，自稱海軍少佐，奉江楚督之命，到東驗收兵船，亦係川崎船廠所造，在此參觀，江楚託日本製兵船十隻，魚雷四隻，南洋兵輪四，江元，江亨，江利，江貞，兩湖六，楚謙，楚豫，楚觀，楚同，楚有，楚泰，魚雷四，湖鷲，湖隼，湖鵬，湖燕也，饒帶往下面鐵場一看，有已運回者，有未竣工者。

初三日，壬戌，晴，晨與英甫坐火車到大阪，不過行四十五分鐘耳，赴大阪府，投長領事介紹函，爲時尙早，先赴造幣局，投領事函，到鑄解場，係火爐鑄銀塊

也、到伸延場、係造五十錢二十錢十錢銀圓也、到極印場、係印銀圓兩面字也、有自動天平、將銀圓置銅管內、逐漸入內、如分量適合、則從中路落下、重則偏左、輕則偏右、到試金部、用藥水試看金色、用各種器具、試金之分量、到雕刻課、係鑄銀圓模也、到精製課、係提礦產之金銀也、有金磚多塊、每塊有值二萬五千圓者、亦有金銀未分之磚、到地金課、銀圓入包後、仍以天平計之、有一室、謂之監察挂、凡工人散時、必經此處脫衣漱口、防其私攜銀物、即余等出該局時、尙有人盤詰、其慎重如此、據聞日本通國止此一處、又到大阪府、晤知事高崎親章略談、伊給予介紹狀一紙、開列數處、到紡績會社、投介紹狀、中山秀一引觀、其棉花來自中國者爲多、阿美利加次之、樓上下機器林立、先將散亂棉花、推入機器內、機上編寬竹爲簾、周迴旋轉、亂棉附竹而下、經鐵軸捲如被胎式、另置一機內、由鐵軸漸漸放出、用機器彈之、不可得見、旁嵌玻璃、見碎花在內飛動、漸由機推出、已覺鬆活、將此花另置

一機內再彈之、蜂涌而出、潔白空鬆、遠視之、幾如白水之下注、又周轉數處、經鐵管吐出長繩、盤繞洋鐵桶內、滿則另易一桶、旁列機器百餘架、每架前面、安設無數鐵籤、罩以竹筒、將該桶長繩排至各架後、入機器抽之、旋轉如飛、俄頃、前面竹筒、已成無數線團矣、其初甚粗、逐節易機、如法抽之、不下十數次、漸抽漸細、機聲軋軋、不聞人聲、皆女工司之、又一機器、將線圍繞成一索、送入織布處、其機器亦不下百餘架、亦有疊布量布各機、到聚樂園午餐、支那料理也、甚佳、比東京價稍賤、到硝子製造所、較東京岩成、大至十倍、見製玻璃、先用長鐵管粘原料、入爐燒之、吹爲一大泡、加原料入爐再燒、漸漸大如圓桶、入別爐鐵板上燒之、用鐵竿撥平、仍由機器推出、需大需小、有人另一室切之、又見吹各種瓶蓋、先在火內燒之、吹成圓泡、工師用夾剪、夾長夾扁、隨心所欲、再送入爐再吹之、卽成所欲製之式矣、又見鑿杯蓋花紋者、安刀鑿於機上、聽工人撥動刻割、無不如志、竟日坐人力車、車夫懷

中有貨車價目，按時給價，尙無虛言，每輛不過一圓有奇。坐火車返神戶，已近酉刻，詢知博愛丸午後二時抵埠，到同和棧，僕人已由輪上岸到棧。

晤商雲亭太史

衍瀛

敘談，商係廣東駐防，余癸卯會闈所薦士也，在進士館

畢業，經學部派赴東洋游歷，甫過此，亦住棧中。晚雨。

初四日，癸亥，陰，晨八時，上博愛丸，坐二等艙，十時開輪。

初五日，甲子，晨八時過馬關，小雨，停輪上煤，午後三時開輪。

初六日，乙丑，晴，晨六時抵長崎，上岸到四海樓小飲，遊街市，午後上船，四時

開晚，大風并雨，舟微蕩。

初七日，丙寅，竟夜風，舟尙平穩，小雨。

初八日，丁卯，小雨，夜半抵吳淞，候驗病，方放行，六時抵上海，查關甚嚴，因有護

照得免，上岸寓二洋涇橋，全安棧。

此行也，由抵滬起，迄返滬止，凡百有六日，歷長崎，過神戶，遊東京，流覽西京。

大阪見街市清潔，居民安謐，無爭鬪者，無喧譁者，無臨街便溺者，無入市搶奪人之財物者，目不覩悖義之事，耳不聞非理之言，問何以故，曰：法律嚴而一也，問盡人知守法律，又何以故，曰：教育普及早也，東人男女滿三歲，即入幼稚園，有保姆攜帶，有教師演說，啟其聰明，導以禮法，知識甫開，防閑已固，川廣自源，成人在始，其信然歟，由是而小學而中學而高等，分門教授，悉底於成，雖大學難以強同，而小學在所必入，以故造就之廣，不遺一夫，上足備國家任使，其次者出其所學，即一能一藝，亦足以自贍身家，而政府復設市役所，警視廳，裁判所，以平均之，保護之，稽查而懲儆之，無一事不取民財，實無一事不從民欲，上下相安，遂成風化，雖其制度文爲，近於智取術馭，未足語於古聖王，至治之隆，然明治竭數十年之功，精神專一，法令整齊，昔爲一彈丸，今爲一雄國，創造之艱，轉移之捷，實有超越尋常者，觀於各學堂，各局所，及工場商肆之間，無廢事，無滿民，各勤職業，不相侵犯，居處交際，怡然秩

然竊嘆東人事，事公，事事實，求利於己，不害於人，謂非教育普及，能若此耶？然則東國無盜賊乎？曰：有盜賊，自盜賊，未有非盜賊而懷盜賊之心者。是不守法律者，不過百中之一二矣。陳編所敘述，官吏所鋪陳，容有溢美，今身入其中，息心體驗，起居動作，察及細微，彼方流露於無形，我即諦觀而有得。感風俗之厚，悟教化之良，還顧我邦，同文共種，德行智慧，有過東人，但能無人不學，無事不學，早在教育之中，耻軼法律之外，以實心行實事，以公理圖公益，十年而後，其政治必更有可觀者，是則區區筆述之微意也。至一切條教章程，日人具有成書，無勞襲取，若西抹東塗，謬矜著作，攘爲己有，何異乞鄰，甚不願以微生自待也。惟東遊百日，略紀行蹤，拉雜支離，弗暇計及，且不通東語，舛謬滋多，幸高明垂諒焉。光緒丁未季夏，珠湖若米揚芾自識。